温庭筠小说集《乾馔子》研究 = Study on Wen Tingyun's short story collection : Gan Zhuan Zi

洪媛 Hong, Yuan

2018

Hong, Y. (2018). 温庭筠小说集《乾馔子》研究 = Study on Wen Tingyun's short story collection : Gan Zhuan Zi. Master's thesi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https://hdl.handle.net/10356/87638>

<https://doi.org/10.32657/10220/46820>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tudy on Wen Tingyun's Short Story

Collection: *Gan Zhuan Zi*

温庭筠小说集《乾驥子》研究

HONG YUAN

洪媛

School of Humanities

人文学院

2018

**Study on Wen Tingyun's Short Story
Collection: *Gan Zhuan Zi***

温庭筠小说集《乾驥子》研究

HONG YUAN

洪媛

School of Humanities

人文学院

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2018

致谢

几经修改润饰，这篇毕业论文终于如期完成。在此，我想向帮助和支持我的人表达衷心的感谢。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曲景毅助理教授。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他给予我耐心与鼓励，并细心地提出修改建议，让我不断地学习和进步，对古典文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其次，我想感谢研究生三年间所有教授过我的老师们，是你们的悉心教导，让我积累足够的知识来完成这篇论文。

我也要感谢我的父母这段时间对我的关心和督促，在我失落和彷徨时给予的陪伴。

最后，感谢南大中文系，我梦想开始的地方。

Acknowledgements

With the completion of the thesis,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all those who have helped and supported me along the way.

My deepest gratitude goes first and foremost to my supervisor, Assistant Professor Qu Jingyi, for his constant patience and encouragement. He has given me professional advices and comments through all the stages of the writing of this thesis. His guidance has benefited me and given m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I would like to thanks all the teachers who have taught me and offered valuable advices and knowledge during my study. Your kind assistance is very much appreciated.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my beloved parents who have always been encouraging and supporting me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their accompany has sustained me through depression.

Lastly, thanks to the Programme of Chinese, where my dream gets started on.

目录

绪论	1
一、研究背景	1
二、研究现状及研究目的	4
三、本文章节要点	6
第一章 何为《乾驥子》	9
第一节 书志叙录中的《乾驥子》	9
第二节 《乾驥子》成书时间推论	10
一、由小说中涉及的人物推论	11
二、由作者生年推论	13
三、由好友段成式小说成书时间推论	13
第三节 《乾驥子》在《太平广记》中的分类	14
第四节 《乾驥子》：笔记体志怪小说集	16
第二章 温庭筠小说创作动机	19
第一节 助谈笑、愉心目的娱乐功能	19
第二节 市井生活的记录	21
第三节 诸体兼擅的创作才能	22
第三章 温庭筠小说与其他文类创作的离合	25
第一节 诗词与小说的异大于同	25
一、诗词与小说内容之异	25
二、诗词与小说风格之异	28
三、诗词与小说之同	30
第二节 文赋与小说的同大于异	33
一、文赋与小说之异	33
二、文赋与小说之同	35
第四章 晚唐笔记体志怪小说集的比较：《乾驥子》与《酉阳杂俎》	38
第一节 超前意识与因循传统	39
一、《窦叉》：超前化写实描写	39
二、《壶史》：守传统固化形象	40
第二节 打破常规与怪诞诡奇	41
一、《华州参军》：艺术构思反公式化	41
二、《陈义郎》：情节设计典型化	42

三、《王申》：内容诡奇标准化	42
第三节 单篇流传与全集影响	43
第四节 重估《乾馱子》与《酉阳杂俎》在志怪小说史上的地位	45
一、情节发展之连贯性强	45
二、叙事艺术之文备众体	50
三、内容题材之多元丰富	52
第五章 温庭筠小说鲜为人知的原因	59
第一节 原书早佚分录各集	59
第二节 诗词掩盖小说成就	60
第三节 市井色彩浓厚影响接受度	61
第四节 才德矛盾接受障碍	61
第五节 文学史上的遮蔽现象	63
结语	65
参考文献	67

摘要

本文以温庭筠的小说集《乾驥子》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其文学价值。由于《乾驥子》已经残损，所存遗文，在《太平广记》中收录三十三篇，其中只有十七篇是真正具有较为完整的情节和较为集中的人物描写，实在是令人惋惜。由于原书早佚，历史上对《乾驥子》的记载和评价寥寥无几。

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绪论对温庭筠小说集及唐代志怪小说的发展作简要的阐述，并概述现有研究与选题意义。第一章整理了《乾驥子》的书志叙录概况，并推测温庭筠小说的成书时间。第二章探寻其创作小说的动因，或许是内心意绪的抒发，以及对文学消遣娱乐功能的关怀；又或是借此记录市井生活，还可能是与其他文人切磋交流，以创作小说来达到诸体兼擅的创作才能。第三章比较温庭筠小说与其诗、词、文存在的异同，横观并总结其整体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温庭筠在诗、词、赋、骈文中，始终保持秾丽华美的风格，而小说则呈现出浓重的市井文学色彩，语言虽简洁朴实，却寓意深远。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来影射晚唐现实社会的世态炎凉，以及反应自我内心不得志的苦闷。第四章比较两部晚唐小说集——《酉阳杂俎》和《乾驥子》，在内容主题和艺术手法上，《酉阳杂俎》没能跳脱老旧观念，依旧遵循早期的风格，也缺少创新，而温庭筠则对前朝的思想观念有所突破，具有超前时代的思想，并采取反传统模式、反公式化的艺术构思，以及典型化的情节设置。对于两者对后世的影响，由于《乾驥子》早佚，所以仅有单独几篇文章对后期小说的影响较为明显，而保存较为完整的《酉阳杂俎》，则对清代文言小说《聊斋志异》有一定的影响。笔者也梳理了从《搜神记》到《乾驥子》和《酉阳杂俎》再到《聊斋志异》，志怪小说的发展脉络，重估晚唐志怪小说集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都是小说史上重要的一环。余论讨论了温庭筠小说被忽略的原因。其原书为单行本，以抄本方式传播容易散佚，而且温庭筠在诗、词上的名气太盛，让世人忽略了其在小说创作上的才华。从作品本身来看，小说浓重的市井文学色彩以及文体的不平等造成的遮蔽现象，都影响到对这部小说集接受与评价。

关键词：温庭筠 《乾驥子》 晚唐志怪小说 《酉阳杂俎》

Abstract

This thesis focuses on Wen Tingyun's short story collection '*Gan Zhuan Zi*', and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literary value of this short story collection. *Gan Zhuan Zi* is incomplete and what remains of this collection are 33 pieces of short stories found in *Tai Ping Guang Ji*. It is, however, a pity that only 17 of them contain relatively complete plots and focused characterization. As the original collection is long lost, there are very few records and critiques of '*Gan Zhuan Zi*' in history.

The thesis comprises six sections. The introduction provides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short story colle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ang Dynasty phantastic short stories. It also offers an over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 review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research topic. Chapter one traces the general narrative of *Gan Zhuan Zi* so as to arrive at the estimated time of writing of these short stories. Chapter Two explores the motivations behind Wen Tingyun's writings. He could have been using his short stories to express his feelings and his interest in the entertainment value of short stories or to record the lives of the masses. He could also have wanted to exchange ideas with other literary scholars and perfect his talent for all literary forms. Chapter Three compa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Wen Tingyun's short stories, and his poetry and prose. It also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literary style of his complete oeuvre. The fourth chapter compares two late Tang short story collections: *Gan Zhuan Zi* and *Youyang Zazu*. In terms of content and writing style, *Youyang Zazu* failed to escape from old concept and still followed earlier traditions. While Wen Tingyun had broken the ideas and concepts of former dynasties, adopts anti-traditional models, anti-formularized ideas, as well as typical plot settings. For the influence on the later generations, only a few single articles from *Gan Zhuan Zi* had more obvious influences, while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Youyang Zazu* mad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to *Liao Zhai Zhi Yi*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in Qing Dynasty. This chapter also analyzes on development of short story context from '*Sou Shen Ji*' to '*Gan Zhuan Zi*' and '*Youyang Zazu*' to '*Liao Zhai Zhi Yi*', re-evaluating the value on collection of the late Tang dynasty short stories, *Gan Zhuan*

Zi and *Youyang Zazu*, and conclude they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hort story history. Finally, the last chapter discusses reasons on neglecting of Wen Tingjun's short stories. The original book is a single book, it is easy to distinct by spreading in the form of copying, and he was well known by his Ci-poetry and poetry, former researchers have neglected his prominent talent on short story writing. Moreov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short stories and obscuration caused by the inequality of different literary form also affected the evaluation of his works.

Keywords: Wen Tingyun, *Gan Zhuan Zi*, Late Tang short story collection, *Youyang Zazu*

绪论

一、研究背景

温庭筠（801-866）¹，依《唐才子传·温庭筠》载：“庭筠，字飞卿，旧名岐，并州人，宰相彦博之孙也。少敏悟，天才雄贍，能走笔成万言。善鼓琴吹笛，云：‘有弦即弹，有孔即吹，何必爨桐与柯亭也。’”²其才华是毋庸置疑的。他“侧词艳曲，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才情绮丽，尤工律赋。”³他擅长写词，是“花间词派”的鼻祖。他的思维敏捷，八叉手成八韵，名为“温八叉”⁴。然而他恃才不羁，时常语带讽刺，得罪了诸多权贵，因此屡举进士不第，终身不得志。

虽在仕途上失意，温庭筠在文学上的杰出表现是不容忽视的。作为开一代“侧艳”词风的“花间鼻祖”（王士禛《花草蒙拾》），温庭筠对词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花间集中》收录其词作六十六首，他不仅开创了文人进行词的创作的风气之先，并规范了词的长短句格律形式，最为重要的是，他敢于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开创了婉约的词风⁵。此外，温庭筠现存诗约三百三十首⁶，内容从艳情咏乐到咏史怀古再到边塞纪游等等，题材丰富，其中吟咏爱情的诗歌达五十首左右，几乎占其现存作品的六分之一⁷。温庭筠在骈文写作上也颇有成就。《旧唐书·文苑传·李商隐》云：“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文思清丽，庭筠过之。”可见当时温、李、段三人均以善偶对之骈文齐名⁸。

其实，温庭筠不仅是晚唐著名词家、诗人、骈文家，而且还是著有小说专集《乾驤子》的小说家。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乾驤子》三卷，早佚，

---

¹ 关于温庭筠生年，一直具有争议，本文取陈尚君说。

²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15页。

³ 同上。

⁴ 同上。

⁵ 张红：《温庭筠词新释辑评》，北京：中国书店，2010年，第4页。

⁶ 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共收温庭筠诗作九卷，共计三百三十首，本文以此为据。

⁷ 刘学锴：《温庭筠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4页。

⁸ 刘学锴：《温庭筠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3页。

惟散见于《太平广记》、《类说》、《绀珠集》等旧书中，约有 50 余篇¹。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一著录《乾馱子》三卷，解題云：“唐温庭筠飞卿撰。”

²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三云：“温庭筠《乾馱子》三卷，序谓：‘语怪以悦宾，无异馱味之适口，遂以乾馱命篇。’”³明《世善堂藏书目录》卷上：“《乾馱子》一卷，温庭筠。”可见这部小说集直到明代中后期犹存⁴。后此书遂佚。

《广记》引三十三条，《绀珠集》卷七摘二十条。重编《说郛》卷二三辑一卷，共十一条，四条取《绀珠集》，七条辑自《广记》。《龙威秘书》五集自重编《说郛》本取八条⁵。太平广记所录三十三篇，除偶有脱文外，均为全文。

即使原书已经散佚，《乾馱子》的内容之广仍是显而易见的。《太平广记》所收录的三十三篇，就被分在了十九大类别中，涵盖报应类、气义类、知人类、器量类、贡举类、将帅类、才名类、酒类、谬误类、治生类、徧急类、嘲谑类、嗤鄙类、梦类、鬼类、妖怪类、草木类、狐类以及杂录类⁶。这些诸多类型的奇闻异事是温庭筠于民间搜罗而来，思想内容涵盖广。体裁方面，《乾馱子》笔记体和传奇体并陈。刘叶秋在《历代笔记概述》中说：“我认为笔记的特点，以内容论，主要在于‘杂’：不拘类别，有闻即录；以形式论，主要在于‘散’：长长短短，记叙随宜。”⁷而现存的《乾馱子》篇目中，大多仍采用笔记体的形式。如《鲜于叔明》一篇，篇幅短小，全篇只有五十七个字，记叙了鲜于叔明好吃臭虫的怪癖。与此同时，《乾馱子》也有不少篇目是传奇体。石麟先生在《传奇小说通论》中说：“《乾馱子》乃温庭筠所作文言小说集，其中有传奇之作十余篇，如《陈义郎》、《窦义》、《华州参军》、《王诸》、《王愬》、《曹朗》、《薛弘机》、《阳城》、《张弘让》、《赵存》、《何让之》，等等。”⁸

唐代小说是对魏晋南北朝小说的继承和发扬，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中概括：“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

¹ 刘流源：《温庭筠小说〈乾馱子〉注》，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6月。

² 程国赋：《隋唐五代小说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05页。

³ 同上。

⁴ 刘学锴：《温庭筠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4页。

⁵ 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59页。

⁶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⁷ 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年，第6页。

⁸ 石麟：《传奇小说通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182页。

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由此可见，小说到唐代，发生了质的飞跃。有学者认为，唐代小说主要有传奇体与笔记体两种¹。依笔者看来，传奇乃多针对内容而言，笔记多针对形式而言。从内容而言，唐代不仅有传奇（并作为主流），只是志怪一支仍然被忽视，这一点尤其突显于中晚唐笔记体志怪小说。

唐代小说还可分为单篇和专集两个类别，单篇作品，由于某个作家写的较少，或仅一篇，无法构成集子，因此常常得以单独著录和流传，例如《莺莺传》。而专集则是作家陆续写出，最后汇集成书，于是就以集名加以著录和流传，如《玄怪录》、《酉阳杂俎》、《乾闥子》。

唐传奇志怪小说的全盛时期在贞元、元和年间，出现了大量名作如《枕中记》、《李娃传》等。而到了唐末五代时期（880-960），传奇小说的创作日益衰落，而笔记小说则势头不减，在数量上达到了高峰²。与此同时，小说集也兴盛起来，不仅数量上升了，品种也增加了，有志怪、志人、志物以及“志诗”的各种笔记³。温庭筠的好友兼亲家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就是一种笔记体丛书性质的小说集，《乾闥子》亦是如此。晚唐时期对于小说的补史和娱乐功能更加强调，而在有关小说娱乐功能的论述方面，温庭筠以食物美味来作比喻，用干杂食品的适口对应小说趣闻的愉悦目，是一个重大突破⁴。

唐以前的六朝小说，被视作非正统的“小道”、“道听途说”，故而文学地位不高，散佚严重，几成残篇断简。唐传奇的情况基本也是如此，除了少数作品保存在作家别集中，或靠抄本流传外，大都散佚⁵。而宋代李昉编著《太平广记》，取材包括传记、故事、小说等而撰写而成，分五十五部，所采书三百四十五种，唐及唐以前的志怪、传奇、轶闻琐事，靠此书得以保存，而如今大部分《乾闥子》中的篇目，也多收于此丛书之中。

或许是因为温庭筠在诗词上的名气太盛，许多人都忽略了温庭筠的小说创作才华。而且温庭筠的诗词以其浓艳华丽著称，小说则稍显逊色。鲁迅就说其小说

---

¹ 苗壮：《笔记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50-155页。

² 同上。

³ 程毅中：《唐代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242页。

⁴ 罗宁：《汉唐小说观念论稿》，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209、212页。

⁵ 侯忠义：《隋唐五代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页。

“仅录事略，简率无可观，与其诗赋之艳丽者不类”¹，但其中仍有一些篇目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均较为突出，不应被忽略。如《阎济美》记述阎济美怀才不遇，后得主司相助三举及第的故事，亦有诗穿插其中，情节曲折起伏，跌宕有致，实为佳作。而且正是这部小说集的存在，使温庭筠在整个文学创作中增添了市井气息，也标志着他是晚唐时期文学体裁掌握得最全面的文人。

二、研究现状及研究目的

学术界对于对温庭筠的研究并不在少数。学者王淑梅的《七十年来温庭筠研究概述》²一文进行了专门整理和概括性的评述。刘学锴所著《温庭筠传论》³全面概括而系统地解析了温庭筠生平及文学成就，而其所撰写的《温庭筠全集校注》⁴更是收录了温庭筠诗、词、骈文、小说等各体裁作品，共十二卷。

然而，对温庭筠《乾驤子》的研究，却实为寥寥可数。可能是因其原书已佚，文章被散落收录于不同编集，不易整理分析。古典文学批评著作中竟没有对其的笺评。再加上其诗词成就高于小说，近代亦没有关于温庭筠小说研究的专著。以温庭筠为对象的研究中，多以其诗词为主要研究范围。亦有专著中单章对《乾驤子》有所论述者，如刘学锴所著《温庭筠传论》⁵下编第六章即为“温庭筠的小说”，其《温庭筠全集校注》⁶卷十二收录《太平广记》中的三十三则，加以点校整理。然其既无注释，亦无笺评，未为尽善。李剑国所著《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⁷记录其书志叙录五十条，是目前对《乾驤子》散落文章篇目较为全面的整理。程国赋所编著的《隋唐五代小说研究资料》中，有对《乾驤子》书目的整理，但仍是局限在《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等较为常见的书目。

虽然学术界还没有研究《乾驤子》的专论，但在一些研究唐代小说整体脉络的学者笔下，《乾驤子》仍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是晚唐时期小说集的代表之一。

---

¹ 鲁迅撰，郭豫适导读：《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2页。

² 王淑梅：《七十年来温庭筠研究概述》，《文教资料》，1996年03期。

³ 刘学锴：《温庭筠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

⁴ 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⁵ 刘学锴：《温庭筠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3-314页。

⁶ 刘学锴撰：《温庭筠全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下册第1245-1298页。

⁷ 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58-765页。

程毅中所著的《唐代小说史》¹第八章《唐代后期的小说集》中就谈到了温庭筠的小说，并挑选出《孟姬》、《陈义郎》和《华州参军》三篇进行具体阐述，指出其小说对后世影响深远，肯定了温庭筠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侯忠义所撰写的《隋唐五代小说史》²中，第五章第三节为《唐晚期志怪小说》，第一个谈到的就是温庭筠的《乾驥子》，指出其是晚唐时期小说中较为著名的小说集。文章也同样挑选了几则为人熟知的篇章，展开分析。

学术界也有一些论文较有针对性的对《乾驥子》进行研究，如台湾学者方介的《乾驥子考》³，从“作者考述”、“著录情形”、“现存版本及佚文之搜辑整理”、“内容考述”和“评价”五个方面，对《乾驥子》的写作背景、内容等方面进行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概述，但并没有详细的具体分析。另有刘流源《温庭筠小说〈乾驥子〉注》⁴，此文通过搜集《乾驥子》四十九则佚文并整理做注，其中三十三篇辑自明谈恺刻本《太平广记》，十四篇辑自四库本《绀珠集》，两篇辑自涵芬楼排印本《说郛》。其中所做注释主要侧重在人名、地名、典故及疑难字词。但对《乾驥子》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仅在前言中以寥寥数语带过，而且笔者并未发现其他论文有较全面的注释，无从比较，其准确性有所保留。陈春梅对《乾驥子》有较为集中的研究，著有三篇论文《温庭筠〈干驥子〉的文体分析》⁵、《温庭筠〈干驥子〉的艺术分析》⁶以及《温庭筠〈干驥子〉的文化分析》⁷，分别从三个较大角度着手，但文章多用概念铺陈，举例时则罗列多个篇目，缺少对《乾驥子》具体篇章的深入分析。还有几篇论文探讨小说的内容和艺术成就，如刘尊民的《“能悦诸心，聊甘众口”——温庭筠小说初探》⁸、李景祥的《录异志人亦风流——浅谈温庭筠的小说》⁹以及高蕾的《温庭筠〈乾驥子〉的第一

---

¹ 程毅中：《唐代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249-252页。

² 侯忠义：《隋唐五代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81-184页。

³ 方介：《乾驥子考》，《书目季刊》，20卷2期，1986年9月，第57-63页。

⁴ 刘流源：《温庭筠小说〈乾驥子〉注》，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6月。

⁵ 陈春梅：《温庭筠〈干驥子〉的文体分析》，《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年02期。

⁶ 陈春梅：《温庭筠〈干驥子〉的艺术分析》，《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5年10期。

⁷ 陈春梅：《温庭筠〈干驥子〉的文化分析》，《宁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02期。

⁸ 刘尊民：《“能悦诸心，聊甘众口”——温庭筠小说初探》，《湖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01期。

⁹ 李景祥：《录异志人亦风流——浅谈温庭筠的小说》，《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04期。

人称叙事分析——以《阎济美》为考察中心》¹。或是只对《乾骊子》中的单独一篇进行分析，如赵维江的《为商贾立传——读温庭筠的传奇小说〈窦义〉》²、黄福星的《被文学史遗忘的奇葩——温庭筠的传奇〈华州参军〉》³。又或是探究温庭筠创作小说的动机，如李博昊的《乾骊子》创作动因考论——兼谈温庭筠小说创作的价值》⁴。还有一篇王国良的《〈乾骊子〉研究》⁵，是笔者认为相对较全面地对温庭筠的小说进行研究，但只是对小说佚文书志叙录进行整理，并没有细致和深入的研究。

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温庭筠小说集《乾骊子》的研究，分析其小说与其诗、词、文存在的异同，总结其整体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以及其小说内容题材和艺术手法上的突破。再将其与不同时期的相似类型作品对比，探讨《乾骊子》的文学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本文希望可以填补目前对温庭筠小说的学术研究空白，希望能达到实现更全面的温庭筠研究，并凸显其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

本文拟通过解析温庭筠小说集《乾骊子》，并结合其生平与晚唐社会文化生活，探讨温庭筠小说的特色与突破，进而探究温庭筠文学作品（包括诗、词、文、小说）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并通过与不同时期小说作品进行比较，分析温庭筠小说的文学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

由于温庭筠小说集《乾骊子》原书已佚，今所见者，惟《太平广记》各卷共收录三十三篇，数量最多，且大多数为全文。其他如《说郛》、《绀珠集》亦有摘录十余则。因此本文的研究以《太平广记》中的三十三篇为主。

三、本文章节要点

文章分为六大部分：

---

¹ 高蕾：《温庭筠〈乾骊子〉的第一人称叙事分析——以〈阎济美〉为考察中心》，《学理论》，2011年20期。

² 赵维江：《为商贾立传——读温庭筠的传奇小说〈窦义〉》，《名作欣赏》，1998年02期。

³ 黄福星：《被文学史遗忘的奇葩——温庭筠的传奇〈华州参军〉》，《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院学报》，2010年03期。

⁴ 李博昊：《〈乾骊子〉创作动因考论——兼谈温庭筠小说创作的价值》，《名作欣赏》，2011年17期。

⁵ 王国良：《〈乾骊子〉研究》，《唐代文学研究（第六辑）——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4年11月。

第一部分为绪论，概述研究背景、研究现状及写作目的，还有各章要点。背景部分将简析温庭筠生平和创作《乾驥子》的时代背景，并对唐代小说观念进行总结，尤其是到了中晚唐时期，对于小说的补史和娱乐功能更加强调，这种小说功能观念的行程，对温庭筠的小说创作产生影响。

第二部分介绍温庭筠小说集《乾驥子》概况，对其标题、题材与体裁进行概述。第一节梳理《乾驥子》书志叙录以及各版本分类并整理为表格，《乾驥子》的文章主要收录于《太平广记》，比较温庭筠小说与同时期小说被收录的数量，可见《乾驥子》在宋代仍广为流传；第二节考证创作时间，从小说文中提及的人物事件，温庭筠的个人生平和交友情况来探其小说集何时创作；第三节专注于温庭筠的小说在《太平广记》中的分类，这些小说按主题分为报应类、梦类、妖怪类、杂录类等共十九个类别，通过归纳《乾驥子》中各类别篇章及名篇数量所占比例，总结《乾驥子》的主要内容主题与选题风格；第四节对小说的题材和体裁进行梳理，确立《乾驥子》为笔记体志怪小说集的定位。

第三部分分析温庭筠创作小说的动机，将结合晚唐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温庭筠个人生平事迹。第一节通过分析温庭筠小说中的内容来推论其创作动机，《乾驥子》序中提到“能悦诸心”体现了其娱乐性，部分篇章则揭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第二节和第四节从个人生平的角度阐述，温庭筠屡举进士不第，与市民阶层的接触较多，积累小说创作的素材，加上恃才傲物的性格，与好友段成式以及其他文人的交流和竞争，激发了温庭筠开始进行小说创作，达到诸体兼擅的个人追求。

第四部分将分析温庭筠小说与其诗、词、文存在的异同，横观并总结其整体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第一节比较温庭筠的诗词与小说的异同，同是流传于民间的作品但风格却相差甚远，温庭筠诗词的艳丽与小说的口语化市井化形成鲜明对比。第二节比较温庭筠的骈文、赋与小说的异同，《旧唐书》谓温庭筠“文思清丽”，文字表达流丽华美，善用典故，内容方面也多叙述自己的困境和个人感受，感情强烈。而小说则大多是将别人所说的奇人异事记录下来，个人感情色彩较弱，艺术手法的运用略少。

第五部分比较两部笔记体志怪小说集《酉阳杂俎》与《乾驥子》的异同，第一节对内容主题进行比较，探讨温庭筠小说在内容方面的突破；第二节对艺术风

格进行对比,探讨其在艺术方面的创新;第三节对比两本小说集的娱乐性和传播度,探讨其对民间文学的影响。此部分将选取小说集中较经典文章为例进行分析对比。第四节纵观整个志怪小说发展,通过探讨三个时期的作品《搜神记》、《乾骊子》与《酉阳杂俎》以及《聊斋志异》,重估晚唐小说集在中国志怪小说史上的地位。第一节从情节描写简考志怪小说的发展脉络,从《搜神记》漠视故事创作的因果逻辑,到《乾骊子》与《酉阳杂俎》合理丰富细节描述,再到《聊斋志异》重视全文的连贯性,志怪小说的故事情节顺应小说文学逐渐发展成熟而不断变化;第二节专注叙事艺术,《搜神记》仅采用史官式限制视角,到晚唐时期则已经在小说创作中可见史才、诗笔、议论,清代的《聊斋志异》更是在实现文备众体的同时,也能遵循史传结构,让叙事手法更加丰富。第三节从内容方面分析,从开始的单一志怪类小说,到后来由于隋唐开始实行科举制,对科举制度的抨击也成为小说作品的主题之一,关于奇人异事的描写也丰富起来。

最后一章从多方面探讨温庭筠小说被忽略的原因。第一节从客观方面分析,其原书为单行本,以抄本方式传播容易散佚,以至于原书早佚而散落于各类书、丛书之中。第二节指出温庭筠诗词成就掩盖来其小说的主要包括当时小说家的社会地位、没有成书而不易传颂以及温庭筠诗词俱佳,以词著称,但其诗词成就太高,而掩盖了其小说的光芒,对其诗词的评价甚多,对小说的评价却寥寥无几;第三节从主观方面切入,主要通过分析作品本身流于市井而造成艺术成就不高;第四节审视文学史上的遮蔽现象,由于小说家的社会地位低,小说难入主流文学的行列,文体的不平等观念势必会影响到对后世的影响,产生局限性;第五节专注史书对温庭筠才德矛盾的评价,造成其作品的接受障碍。

本文研究的难点在于,历史上对温庭筠小说的评价少之又少,也有许多学者批评其小说艺术性不高,缺乏思想意义,但仍有一些篇章生动精彩,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有所突破,对后世作品也有直接亦或间接的影响。因此,只专注于温庭筠在诗、词上的成就,而忽略了其在小说方面做出的贡献,这对全面研究温庭筠及其文学成就无疑是一个缺憾。只有对其小说完成了深入研究,才能更好更准确的审视和定义温庭筠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与地位。

第一章 何为《乾馐子》

温庭筠的小说集命名为《乾馐子》。乾馐之意为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三云：“温庭筠《乾馐子》三卷，序谓：‘语怪以悦宾，无异馐味之适口，遂以乾馐命篇。’”¹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一云：“序言‘不爵不觥，非炰非炙，能悦诸心，庶乎乾馐之义。’”²乾，即晒干晾干之意。馐同饌，指肉类。子，则指小说类被分为子部。乾馐便是甘口适口的干杂食品，虽然没有烹煮也不曾下酒，却好比小说一般赏心悦目。这里用乾馐来指那些旧闻故事，读起来令人愉快。温庭筠以食物之味，喻小说之名，让读者受之如饴，聊甘众口。书名引人注目，也体现了作者独特的文化品位。

《乾馐子》原书已佚，惟散见于《太平广记》、《类说》、《绀珠集》等古籍中，约有 50 余篇。通过历来书志叙录，亦可知此书的著录概况和流传轨迹。

第一节 书志叙录中的《乾馐子》

历来书志著录《乾馐子》之情形，可依据时代列为下表：

书志卷次	书名卷数	分类
（北宋）《新唐书·艺文志》卷五十九	《乾馐子》 三卷	丙部子录小说家类
（北宋）《崇文总目》卷五	《乾馐子》 三卷	小说类
（南宋）《通志》卷六八艺文略六	《乾馐子》 一卷	小说类
（南宋）《郡斋读书志》 ³ 卷一三	《乾馐子》 三卷	子部小说类
（南宋）《遂初堂书目》	《乾馐子》	小说类
（南宋）《直斋书录解題》 ¹ 卷一一	《乾馐子》	小说家类

¹ 程国赋：《隋唐五代小说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205 页。

² 程国赋：《隋唐五代小说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205 页。

³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三云：“温庭筠《乾馐子》三卷，序谓：‘语怪以悦宾，无异馐味之适口，遂以乾馐命篇。’”

	三卷	
(元)《文献通考》卷二百十五	《乾骊子》 三卷	子部小说家
(明)《世善堂藏书目录》 ² 卷上	《乾骊子》 一卷	诸子百家类
(清)《四库全书总目》	未著录	

根据上表可知，此书最早著录于北宋仁宗时期所修之《新唐书·艺文志》和《崇文总目》中，卷数皆为三卷。而《乾骊子》成书时间为晚唐，从晚唐至北宋仁宗时期，已经经历了超过两百年时间。其间，五代时期所修的《旧唐书》中却未录此书，因此不知原书是否止于三卷。而到了南宋高宗时期，郑樵《通志》著录一卷，疑有散佚。唯稍后之郡斋、直斋二书目又录三卷，是则晁、陈二氏犹得目睹三卷本。至《文献通考》所录，乃采晁、陈之书，未必亲见三卷本³。下逮元人修宋史，其书已佚，故未著录。及明人陈第世善堂书目复著一卷，已为残本。清修四库全书，亦未收录其书。可见，此书自南宋已有散佚，元以后，尤少人知，故残缺益甚，而这部小说集直到明代中后期犹存，到了清代才完全散佚。

唐宋旧传的《乾骊子》原本，既已不存。现存版本及佚文包括，《广记》引三十三条，《绀珠集》卷七摘二十条。重编《说郛》卷二三辑一卷，共十一条，四条取《绀珠集》，七条辑自《广记》。《龙威秘书》五集自重编《说郛》本取八条⁴。太平广记所录三十三篇，除偶有脱文外，均为全文。因此，现今研究只能以及现存篇章展开，既不是原本，也非内容完整之本，给本文研究带来一定局限。

第二节《乾骊子》成书时间推论

考察历代对于《乾骊子》的著录，除了《遂初堂书目》收到体例的限制，没有详细的作者信息之外，其余的书志著录《乾骊子》，皆题为温庭筠所撰，绝无

¹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一著录《乾骊子》三卷，解題云：“唐温庭筠飞卿撰。”

² (明)《世善堂藏书目录》卷上：“《乾骊子》一卷，温庭筠。”

³ 方介：《乾骊子考》，《书目季刊》，20卷2期，1986年9月，第57-63页。

⁴ 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59页。

异词。¹因此对于《乾膺子》的作者，历来都没有争议，此书出自温庭筠之手，当可确信无疑。而作为晚唐大家之一，温庭筠著述甚多，《新唐书·艺文志》当中就记载，丙部子录小说家类有乾膺子三卷、采茶录一卷；类书类有学海三十卷。丁部集录别集类握兰辑三卷、金荃集十卷、诗集五卷、汉南真藁十卷；总集类有段成式、温庭筠、余知古之汉上题襟集。

一、由小说中涉及的人物推论

虽然对于《乾膺子》的作者没有异议，但由于原书早佚，这本小说集的成书时间没有详细的记述，也很难考证，只能做粗略的推测。由于小说内容多是以奇人异事为主，也提及了诸多历史人物，笔者将此做了整理并形成下表，望能以此探寻温庭筠小说集的成书时间。

初唐到盛唐 (618~755)	中唐到晚唐 (756~907)		不详
陈义郎 ²	扬城 ³	武元衡 ⁴	李丹
鲜于叔明 ⁵	阎济美 ⁶	严振 ⁷	刘义方 ⁸
何讓之 ⁹	权长孺 ¹⁰	裴弘泰 ¹¹	郑群玉 ¹²

¹ 方介：《乾膺子考》，《书目季刊》，20卷2期，1986年9月，第57-63页。

² 文中提及“唐天宝中”。

³ 文中以及“贞元中”，贞元指785年正月至805年八月，是唐德宗李适的年号。

⁴ 武元衡（758-815），字伯苍，缙氏（今河南偃师东南）人。武则天曾姪孙。唐代诗人、政治家。

⁵ 鲜于叔明(693—787)，字叔明，仪陇县新政人。其父士简生二男，长子仲通，次子叔明，因公赐姓李，又称李叔明。

⁶ 文中提及“刘单”，是唐肃宗时人。

⁷ 文中提及“唐德宗”，779年至805年在位。

⁸ 刘义方，唐人，正史无传。

⁹ 文中提及“神龙中”，神龙指705年至707年，是武则天和唐中宗李显的年号。

¹⁰ 文中提及“长庆”，长庆指821年正月至824年十二月，是唐穆宗李恒的年号。

¹¹ 裴弘泰：约为唐文宗时人，据《旧唐书·文宗上》载：“八月庚寅朔，以工部侍郎独孤朗为福建观察使，乙太府卿裴弘泰为黔中经略使、观察使。……辛酉，以黔中观察使裴弘泰为桂管经略使。”唐文宗，827年至840年在位。

¹² 郑群玉：唐人，正史无传。

哥舒翰 ¹	萧俛 ²	苑 ³	梅权衡 ⁴
	窦义 ⁵	裴枢 ⁶	华州参军 ⁷
	张登 ⁸	王诸 ⁹	梁仲朋 ¹⁰
	道政坊宅 ¹¹	李僖伯 ¹²	
	张弘让 ¹³	寇郾 ¹⁴	
	王愬 ¹⁵	曹朗 ¹⁶	
	孟姬 ¹⁷	薛弘机 ¹⁸	
	赵存 ¹⁹	邢君牙 ²⁰	
	韦乾度 ²¹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温庭筠小说中所提及的人物或事件中，基本都集中在唐在唐代，尤其是唐代宗、唐德宗和唐宪宗三个时期。而文中提及明确时间的篇章

¹ 哥舒翰（？—757 年）：唐朝名将。突骑施（西突厥别部）首领哥舒部落人。安史之乱时被安禄山俘虏，后安庆绪杀安禄山，登基为帝，不久，败于唐军而逃，将哥舒翰杀害。

² 萧俛（？～842 年），字思谦，祖籍南兰陵，著名唐朝丞相。唐穆宗长庆元年(821 年)拜相，萧氏唐朝拜相第六人。

³ 苑，苑论之弟，正史无传，约唐德宗时期人。

⁴ 梅权衡：唐人，正史无传。

⁵ 窦义：陕西扶风县人，约为唐德宗至文宗时期活跃在长安的商人，其伯父和舅父都是当朝高官，家世显赫。

⁶ 文中提及“大历二年”，大历指 766 年至 779 年，是唐代宗李豫的年号。

⁷ 文中提及“荐福寺”，始建于唐睿宗文明元年（684 年），是高宗李治死后百日，皇室族戚为其献福而兴建的寺院，故最初取名“献福寺”。武则天天授元年(690 年) 改为“荐福寺”。

⁸ 张登（794 年前后）：南阳人。性刚洁。初应辟为卫府参谋，迁延平尉，拜监察御史。贞元中，改江南士曹掾。满岁，为尉中侍御史。俄拜漳州刺史。著有文集六卷。

⁹ 文中提及“大历”。

¹⁰ 梁仲朋：唐人，正史无传。

¹¹ 文中提及“贞元”。

¹² 文中提及“元和”，元和指806年至820年，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

¹³ 文中提及“元和十二年”。

¹⁴ 文中提及“元和十二年”。

¹⁵ 文中提及“建中三年”，建中指 780 年正月至 783 年十二月，是唐德宗的年号。

¹⁶ 文中提及“唐文宗”，827 年至 840 年在位。

¹⁷ 文中提及贞元末。

¹⁸ 文中提及“建中年事”。

¹⁹ 文中提及“元和十四年”。

²⁰ 文中提及“贞元初”。

²¹ 文中提及“牛僧孺”，779-848，在牛李党争中是牛党的领袖，唐穆宗、唐文宗时宰相。

篇章中，时代最晚的便是《曹朗》。文中点明这是曹朗在唐文宗时期任松江华亭令时期所发生的故事。虽然没有具体年份，但唐文宗在位时间是从827年至840年，因此可知这篇小说的成书时间一定是晚于大和元年（827）。

二、由作者生年推论

对于温庭筠的生年，史籍无载，因此一直以来都有多种异说。迄今有关考证的看法大致有以下三种：其一，“元和”说。夏承焘拟定温庭筠的生年在元和七年（812）¹。黄震云先生论定温庭筠的生年是元和十二年（817）²。其二，“贞元”说。陈尚君考得温庭筠生于贞元十七年（801）³。其三，“长庆”说。王达津推定温庭筠的生年是长庆元年（824）⁴。上述诸家皆以《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以下简称《感旧》）一诗作为稽考温庭筠生年的依据。而淮南李仆射是谁，则是考定其生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各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夏承焘拟定是李德裕，而陈尚君在《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一文中已详细指出其不合事实之处至少有三⁵，此处不再多加赘述。黄震云先生考得是李珣，但此说无论是对诗句的解释或对生年的推算，均有明显错误，故此说亦可排除。王达津先生重申清人顾嗣立的说法，认为是指李蔚，但此说与庭筠弟庭皓所撰《唐国子监助教温庭筠墓志》署咸通七年直接矛盾。李蔚始任淮南节度使在咸通十一年，当时温庭筠已经去世。陈尚君先生则推定是李绅，此说在诸说之中，诗、史互证，完全吻合，最具说服力。傅璇琮主编之《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唐才子传校笺》都采用陈说。故本文也采用陈说，推断温庭筠创作小说的大概年龄是在26岁之后，也是在827年之后。

三、由好友段成式小说成书时间推论

学者李剑国推测《乾驥子》应作于咸通初，即温庭筠晚年。《金华子杂编》卷上云：“（段成式）退隐于岷山，时温博士庭筠方谪尉随县，廉帅徐太师商留为从事，与成式甚相善。”段成式从事徐商，在大中十三年（859），咸通初出为江州刺史。其时《酉阳杂俎》正续集已成书，大中十三年闲居襄阳，温庭筠必观

¹ 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83页。

² 黄震云：《温庭筠籍贯及生卒年》，《徐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

³ 陈尚君：《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期。

⁴ 王达津：《温庭筠生平若干问题》，《南开学报》，1982年第2期。

⁵ 陈尚君：《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期。

其书，盖仿《杂俎》之名而为《乾牋》也¹。从时间上来看，温庭筠于大中十年“搅扰科场”事发被贬隋县尉，徐商将属于他管内的隋县尉调到襄阳幕府，署为巡官，既是对温庭筠的一种保护，也可以解决其生活出路。李剑国认为温庭筠在大中十三年应该就已阅读了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两人私交甚好，在看过好友所著的小说集后，或许受到启发，亦或是要与之相竞而作。本文第四章将《乾牋子》与《酉阳杂俎》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两本小说集之间确有不少相似之处。

据刘学锴考证，温庭筠晚年还上书侍郎、舍人、学士及方镇等内外显宦。《上封尚书启》中反映了温庭筠大中年间两次参加进士试的行迹：

伏遇尚书秉甄藻之权，尽搜罗之道，谁言凡拙，获预恩知。华省崇严，广庭称奖。……虽楚国求才，难陪足迹；而丘门托质，不负心期。一旦推轂贞师，渠门锡社，顾惟孤拙，频有依投。今者正在穷途，将临献岁。曾无勺水，以化穷鳞。俯念归萑，犹怜弃席。假刘公之一纸，达彼春卿……微回咳唾，即变升沉。羁旅多虞，穷愁少暇，不获亲承师席，躬拜行台。²

此启有“伏遇尚书秉甄藻之权，尽搜罗之道”数语，即指封敖大中二年知贡举之前，温庭筠曾获其公开奖誉。虽参加了二年的进士试未获登第，然座主门生之谊自存。启又有“一旦推轂贞师，渠门锡社”、“不获亲承师席，躬拜行台”等语，则指敖大中四年出镇兴元，目前仍在任上。结合“尚书”之称谓及“将临献岁”之语，启当上于大中六年岁末。上启的目的是祈求封敖给明春主持进士试的“春卿”写信推荐自己。这说明庭筠参加了大中七年（853）的进士试，但结果再度落第。温庭筠小说中多篇都以科举主题展开，并反映出科考的黑暗现实，和心灰意冷的个人心态，故《乾牋子》应成书于最后一次未能科举及第之后，即853年之后。

第三节《乾牋子》在《太平广记》中的分类

在中国小说史上，宋初编纂的《太平广记》具有重要地位。作为第一部官修的大型类书化小说总集，在宋前小说的保存和传播上，《太平广记》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太平广记》将小说题材分类辑录，引用书目达四百多种，跨越时间

¹ 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65页。

² 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175页。

从西汉至北宋初年约千年，编目九十二个大类，下面又分一百五十多个小类，所录之事涉及世间万物、自然灵异的方方面面，所录之人则涉及社会各个阶层。

即使原书已经散落，《乾骥子》的内容题材之广仍是显而易见的。《太平广记》所收录的三十三篇，按卷次类别分别为：

卷数	类别	篇名
卷一二二	报应类	《陈义郎》
卷一六七	气义类	《阳城》
卷一七〇	知人类	《李丹》
卷一七七	器量类	《武元衡》
卷一七九	贡举类	《阎济美》
卷一八九	将帅类	《严振》
卷二〇一	才名类	《鲜于叔明》、《权长孺》
卷二二三	酒类	《裴弘泰》
卷二四二	谬误类	《萧俛》、《苑》
卷二四三	治生类	《窦义》
卷二四四	徧急类	《裴枢》
卷二五六	嘲诮类	《张登》
卷二六一	嗤鄙类	《郑群玉》、《梅权衡》
卷二八〇	梦类	《王诸》
卷三四一 卷三四二 卷三四三 卷三四四	鬼类	《道政坊宅》 《华州参军》 《李僖伯》 《张弘让》、《寇鄘》
卷三六二 卷三六三 卷三六六 卷三六七	妖怪类	《梁仲朋》 《王愬》 《曹朗》 《孟姬》
卷四一五	草木类	《薛弘机》
卷四四八	狐类	《何让之》

卷四九五	杂录类	《哥舒翰》
卷四九六		《赵存》、《邢君牙》
卷四九八		《韦乾度》

在散见于《太平广记》中的三十三则故事中，其中一些是记载文人轶事，带有笔记体小说的性质，另一些则是记录鬼怪妖狐的奇闻异事，带有志怪小说的性质。在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中唐小说分为传奇小说即志人志怪，和笔记体小说记载佚闻琐事。还有一种是兼具二者，既有志怪体的性质也有笔记体小说的特征。如温庭筠的小说，是笔记小说和志怪传奇小说的结合体。程毅中在《唐代小说史》中言：“《乾骊子》是一部兼有志人、志怪和杂记琐事的小说集，它有综合性，和《酉阳杂俎》有某些相似的地方。”¹另外，从篇幅来看，各篇字数长短不一，长的有上千，短的只有几十，故不能一概而论。

第四节《乾骊子》：笔记体志怪小说集

从题目来看，这部小说集主要以人物为中心，记人的异闻轶事和鬼怪妖魅故事。唯一一篇以《道正坊宅》为题的小说，其中也涉及李章武这个居于此凶宅的主要人物。不过，其中不少以人物命名的篇目，其实质仍属于志怪小说，如《王诸》、《李嘻伯》、《寇鄜》、《梁仲明》、《王愬》、《曹朗》、《孟捭》、《薛弘机》以及《何让之》等，分别收录在《太平广记》中的“梦”、“鬼”、“妖怪”、“草木”和“狐”这几大类别中。这些篇章既写人事之奇，又志鬼神之怪，往往将现实与虚幻交融一片，透过鬼妖狐梦的虚幻世界折射现实人生之情事。如《王诸》写鬼神示梦，《何让之》讲述狐妖报复。这类作品大多是作者艺术虚构和艺术想象的产物，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形象塑造亦鲜明突出。

“笔记”这一名称，起于六朝。《文心雕龙·总术》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此处将非韵文之“笔”与辞赋等韵文相对，则是声律之说兴起后的看法。此后，渐渐把随笔而记录见闻杂说的文字称为笔记，将这样的文字汇集起来则是笔记著作²。刘叶秋在《历代笔记概述》中说：“我认为笔记的特点，以内容论，主要在于‘杂’：不拘类别，有闻即录；

¹ 程毅中：《唐代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249页。

² 严杰：《唐五代笔记考论》，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页。

以形式论，主要在于‘散’：长长短短，记叙随宜。”¹因此，笔记小说的特点便是篇幅短小、内容繁杂。由于受到史书体例的影响，笔记小说作家多标榜其记事之确实，以史家的态度书写笔记，所以并非有意识的小说创作。而在艺术表现上，其故事情节多为直线发展的笔记体，缺乏人物形貌与心理的描写，也没有特别铺张情节的发展。

《乾骥子》中篇幅较短的篇章不在少数，如《鲜于叔明》只有58字，最短的《武元衡》则只有44字。这些篇目叙写虽较为简明，语言亦精炼质朴，不事雕饰，但缺少了复杂的故事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塑造。这是符合一般笔记小说的特点的。而从内容而论，笔记小说更具有纪实性。在三十三篇小说中提到的人物，大部分都有行实可考，而且其中有不少是朝廷显宦和将帅。例如元和年间任宰相及西川节度使的武元衡，天宝年间人陇右、河西节度使的哥舒翰，贞元年间任凤翔节度使的邢君牙等等。

不过，《乾骥子》中有些篇章似乎有意露出虚构的痕迹，如《薛弘机》篇云：“东都渭桥铜驼坊，有隐士薛弘机，营蜗舍渭河之隈。”按东都洛阳无渭河和渭桥，它们都坐落于长安。如非“渭”字有误，则明显有意逗露虚构之消息²。还有一些篇幅较长的文章，虽没有直接以“传”命名，但其内容符合传奇小说“具有复杂情节，曲折描写，不是实事的记录，而是有意识的创作”³特点。如《阎济美》写阎济美在参加科举考试中历尽波折，最终考中的故事。这篇故事情节一波三折，主考官慧眼识珠、惜才爱才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文章的语言骈散并用，注重文采和意象。而另一篇《张弘让》叙述张弘让救妻子的魂魄归来的故事。这篇故事情节波澜起伏，张弘让对妻子的真挚感情、言听计从使得妻子失而复得。文章极具想象和虚构的色彩。而其他的十六篇作品则更多的是速写式片段场景和人物对话，语言也更为简介质朴。由此而见，《乾骥子》是非主流的唐代小说作品，作为一部志怪小说集，其笔记色彩较浓，笔者以为它是一部笔记体志怪小说集。

唐代文风极盛，各体裁争奇斗艳。小说之属，或叙述杂事，或记录异闻。其形式，则有笔记体和传奇体等，不一而足。温庭筠的《乾骥子》于晚唐时期面世，

¹ 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年，第6页。

² 刘学锴：《温庭筠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6页。

³ （美）倪豪士：《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0页。

颇有新旧并陈的意味。在小说文学地位不高的唐代，温庭筠选择创作小说的动机为何？下一章将具体阐述。

第二章 温庭筠小说创作动机

晚唐时期同时涉猎于诗、词、骈文以及小说创作的文人屈指可数，温庭筠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位。由于原书已佚，历史上并没有太多关于小说集《乾馱子》的记述。但是就现存材料，对当时社会环境以及温庭筠个人生平进行分析，考温庭筠的小说创作动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节 助谈笑、愉心目的娱乐功能

东晋笔记体志怪小说集《搜神记》的序写道：“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亦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这里的“游心寓目”是一种超越政教伦理的审美趣味，属于非实用的消闲娱乐性质。而正是因为“发明神道之不诬”与“游心寓目”之间存在落差，小说与大道相去甚远，小说具有的娱乐功能，更容易受到读者大众的接受和喜爱。

而在唐人小说的观念中，对小说的娱乐功能也比过去更为重视，而且演变出对小说滋味的追求¹。这种现象到中晚唐时期尤为明显，士人们津津乐道于日常生活的种种琐细之事，形成了非功利的文学创作思潮。他们不再视文学为社会政教的工具，他们更为关注的是内心意绪的抒发，逐渐有了对文学消遣娱乐功能的关怀²。这时便出现了一个新的小说理论，即小说的“奇味说”、“滋味说”。柳宗元提出小说“滋味说”最早，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一文中提出新体小说如“奇异小虫、水草、楂梨、橘柚，苦咸酸辛……”³这种观念是新颖的，也影响了后世的小说家。其中，晚唐时期的段成式和温庭筠就是继续倡导小说“滋味说”的两个代表性人物。

段成式《酉阳杂俎·序》云：

“夫《易》象‘一车’之言，近于怪也。诗人南淇之兴，近乎戏也。固服缝掖者，肆笔之余，及怪及戏，无侵于儒。无若诗书之味大羹，史为折俎，子为醢醢也。炙鴛羞鰓，岂容下箸乎？固役而不耻者，抑志怪小说之书也。成式学落词

¹ 罗宁：《汉唐小说观念论稿》，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209页。

² 邱昌员：《诗与唐代文言小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87页。

³ 柳宗元：《柳宗元全集》，卷二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8页。

曼，未尝覃思，无崔駰真龙之叹，有孔璋画虎之讥。饱食之暇，偶录记忆，号《酉阳杂俎》，凡三十篇，为二十卷，不以此间录味也。”¹

在这段序文中，段成式将各种文学体裁均比喻为食物，他将经书比作“大羹”，在周礼中，羹是分级别的，不用任何佐料调味清水炖肉，叫作“大羹”，用来祭祀先祖，以示不忘本来，最严肃正式。将史喻为折俎，折俎原指在祭祀上将祭品肢解放到礼器上，后引申为“从关节处拆开的大块肉”。再将子部类书籍比喻为醢醢，即肉酱，有调味之意。如此可见，段成式十分重视和强调小说具有一种不同于诗文的特别之“味”，他将经史之文看做是“正餐”，即正统主流的文学体裁。而小说在他眼中则是炙鴛羞鰓，食用猫头鹰或鰓则是野味，偶尔品尝，自有其独特风味。在段成式的比喻下，志怪小说也有了其自身的韵味。

而温庭筠的小说集命名为《乾馱子》，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明代胡应麟专门在《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上）》中指出：“庭筠著《乾馱子》，序谓语怪悦宾，犹乾馱悦口，与《杂俎》义正同。”²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一云：“序言‘不爵不觥，非魚非炙，能悦诸心，庶乎乾馱之义。’”³这个序言就是小说的总纲，它清楚明了地告诉读者《乾馱子》的创作动机以及美学意蕴，即为愉悦诸心。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三云：“温庭筠《乾馱子》三卷，序谓：‘语怪以悦宾，无异馱味之适口，遂以乾馱命篇。’”⁴这并不是指小说内容的怪异，而是这些作者经过自己的品味觉得“怪”的小说，其中流露出作者思想和关注的焦点。作者对“怪”事的选择、叙述的方法以及评判的尺度，委婉地展示了作者的审美倾向和人格特征。那么乾馱之意为何？在前文笔者已经阐明，即甘口适口的干杂食品，虽然没有烹煮也不曾下酒，却好比小说一般赏心悦目。这里用乾馱来指那些旧闻故事，读起来令人愉快。温庭筠以食物美味来作比喻，以此命名，贯穿全集，可见其对小说娱乐功能的重视与强调。故此，也可以推测，温庭筠创作小说集《乾馱子》的动因可能只是为了追求作品的消遣娱乐效应，达到助谈笑、悦心目的效果。

¹ 丁如明、李宗为：《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57页。

²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九，上海：上海书店，2001年，第352页。

³ 程国赋：《隋唐五代小说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05页。

⁴ 程国赋：《隋唐五代小说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05页。

第二节 市井生活的记录

“小说”二字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悬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指一些低微琐屑的言论，但与我们现在认知的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意义迥别。班固撰《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言：“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艺文志》也提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的说法，而这十家中唯一不入流的就是“小说家”。

到了六朝时期，以《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为代表的志人、志怪小说始得出现。这些篇章短小的文本形式具有极强的故事性与趣味性，且文笔流丽，殊为可观。但就写作目的而言，作者仍抱持“纪实”的态度，并非意在向读者讲述虚构故事；就其体裁而言，也多成片段化、笔记化的样貌，缺乏圆整的叙事结构。故而，此时仍只是小说的酝酿期。

而到了唐代，小说迎来了第一个繁荣时期。唐传奇和志怪小说相比，具有更加完整的小说结构，情节也更为复杂，内容更偏于反映人情世态，而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心理的刻画，也有了显著的提高。所以说唐传奇，应该是中国古典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创作形式，开始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就如胡应麟所言：“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¹

然而，尽管唐代因为传奇的兴起而成为古典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但是依然无法让小说以文学体裁形象进入正史。而其中一个原因，便是早期小说的素材多来自与民间，而主要的受众也偏向市井。唐代文学大家诸多，却鲜有人专注于小说创作，归根究底还是因为小说是一种市井文学，对于追求仕途的文人来说，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文学体裁。

不过，温庭筠的性格却大为不同，他恃才不羁，不拘小节。仕途不顺，屡举不第。因此他浪迹市井，长期出入秦楼楚馆，经常接触民间新声。从他所创作的诗词作品中不难发现，他的笔下没有波澜壮阔的爱国情怀，更多的是对人物和日常小事的细致刻画。以《窦义》为例，温庭筠塑造了一个正面积极的商贾形象。这样一个纯粹的成功商人的形象，在轻视商贾的传统观念长期存在的社会氛围和

---

¹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六，上海：上海书店，2001年，第371页。

文学氛围中，是极为罕见的¹。这种富有生活气息，又具有写实性的作品出现，和温庭筠混迹市井的生活经历以及思想观念比较开放具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无论温庭筠创作小说的功用为何，他日常的生活经验让他有机会积累足够的素材进行小说创作，再加上他创作的诗词在市井广为流传，而小说在民间的受众群体更大更多，让温庭筠的小说作品得以传播，并汇聚成集。《乾馱子》这部小说集的存在，为他整个文学创作增添了市井气息。

第三节 诸体兼擅的创作才能

温庭筠最大的成就莫过于词的创作，他是花间鼻祖、婉约词风的创立者和词的类型风格的奠基者。在传统的五七言诗领域，他的五七言及杂言体乐府，浓艳之中时见清新明丽，自成一格。在骈文的发展史上，温庭筠与李商隐、段成式的“三十六体”是继六朝、初唐骈文之极盛，因古文运动的兴起而中衰之后的又一次复兴²。

在诗、词以及骈文均有所涉猎之后，温庭筠是晚唐主流派作家中唯一一位进行过小说创作并有小说专集的作家。前文已经对《乾馱子》的创作时间进行探讨，并指出学者李剑国推测应作于咸通初。《金华子杂编》卷上云：“(段成式)退隐于岷山，时温博士庭筠方谪尉随县，廉帅徐太师商留为从事，与成式甚相善。”段成式从事徐商，在大中十三年，咸通初出为江州刺史。其时《酉阳杂俎》正续集已成书，大中十三年闲居襄阳，温庭筠必观其书，盖仿《杂俎》之名而为《乾馱》也³。

温庭筠于大中十年“搅扰科场”事发被贬隋县尉，徐商将属于他管内的隋县尉调到襄阳幕府，署为巡官，既是对温庭筠的一种保护，也可以解决其生活出路。同时，幕中人才众多，公余之时彼此诗文唱和，精神上也可免除贬谪的寂寞。段成式与大中十二年至咸通元年游襄阳幕，其所编的《汉上题襟集》就留下了这一时期襄阳幕中诸文士诗文唱和以及游赏戏谑的印迹，其中也包括温庭筠的诗文唱

---

¹ 刘学锴：《温庭筠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0页。

² 刘学锴：《温庭筠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8页。

³ 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65页。

酬和生活情事¹。与文人之间的文学互动丰富了温庭筠的生活，当时已经年近五十岁的他，对其他体裁都已经有所尝试并且达到较高的水平，与他人的交流和生活的闲逸或许激发了他开始进行小说创作。而且，温庭筠和段成式两人的作品也有诸多相似之处，无论是内容的多元化还是小说集命名采用了以食物作比喻的方式，这些在前文中已有略述。小说集《乾馔子》的完成对一向恃才傲物的温庭筠来说，无疑是达到了诸体兼擅的个人追求。

在《乾馔子》中，温庭筠展现了对不同文体的掌握和运用。例如《阎济美》中就出现了多首诗，包括六韵诗：

寥谔王臣直，文明雅量全。
望鼓金自跃，应物镜何偏。
南国幽沈尽，东堂礼乐宣。
转今游异士，更昔至公年。
芳树欢新景，青云泣暮天。
唯愁凤池拜，孤贱更谁怜。

亦有五言绝句：

新霁洛城端，千家积雪寒。
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阳残。²

第一首是阎济美落第回乡是赠给主考官的作品，以此说明自己文明雅量，堪做正直的王臣。但无奈无人赏识，屡试不第，也不知谁人怜惜。考官看诗后深觉惋惜，于是推荐阎济美再度参加科举，在帖经考试中，阎济美以诗赋代替帖试，并根据为指定题目作出第二首诗，虽然只有二十个字，但却因考官欣赏而通过考试。而在行文中，《阎济美》同样做到了骈散结合：

秋月，江东求荐，名到省后，两都置举，座主已在洛下。比某到洛，更无相知，便投迹清化里店。

仆马甚豪，与某相揖，未交一言。

已闻主司催约诗甚急，日势又晚，某告主司，天寒水冻，书不成字。便闻主司处分，得句见在将来。³

¹ 刘学锴：《温庭筠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5页。

² 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51页。

³ 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51页。

由此可见，温庭筠在创作《乾驥子》时对不同文体已经运用娴熟。他诗文兼善却累举不第，无论创作小说是希望其承袭前辈在行卷中另呈小说以增加及第希望，还是与段成式相竞而作，又可能单纯因为受到好友影响而尝试全新体裁，对于温庭筠来说，《乾驥子》的创作，满足了自己诸体兼善的个人追求。这部小说集的存在，标志着温庭筠在晚唐时期，是唯一一位文学体裁掌握得最全面的大家。

第三章 温庭筠小说与其他文类创作的离合

上一章提到，温庭筠对诗、词、骈文和小说创作均有涉猎。细读其作品，不难发现，其市井文学的色彩一以贯之，但与此同时，无论是内容和语言，在不同文体中的表现也都存在差异。下文将比较温庭筠小说与其诗、词、文存在的异同，横观并总结其整体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

第一节 诗词与小说的异大于同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温庭筠的小说，“仅录事略，简率无可观，与其诗赋之艳丽者不类。”这句话直接点明了小说集《乾馱子》与诗赋（包括词）在内容和风格上的巨大差异。

一、 诗词与小说内容之异

1、诗词：风月情爱

温词中专以描写女性和爱情的作品许多，温庭筠生性放荡不羁，时常流连于酒肆青楼，有关风月的题材自然就丰富了。正如《花间集叙》所云：“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烧之态。”¹他以独到的观察、华美的辞藻和细腻的描写，将爱情寄托于歌妓、思妇等女性的离愁和别恨中²，创出了“男子作闺音”的别样词风。如《菩萨蛮》（水精帘里颇黎枕）：

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

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³

此词刻画了闺房之中女子的思念。上片写景，从室内到室外，采用由近而远的布局，先是描写了居室内的用具，“水精帘”、“颇黎枕”、“鸳鸯锦”，水晶和玻璃的质地玲珑剔透，具有晶莹澄澈的美感，但给人冰冷之感。而马上承接的是“暖香惹梦鸳鸯锦”，绣着鸳鸯的锦被给人华丽之感，温暖精美还散发出香气，与前文形成鲜明对比，外表的孤独和寒冷更突出陪衬出了内心之中感情的缠

¹ 赵崇祚辑、李一氓校：《花间集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页。

² 张红：《温庭筠词新释辑评》，北京：中国书店，2010年，第5页。

³ 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卷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00页。

绵热烈¹。词中虽没有直言女子的美，但通过对房内物件的描述，创造出一个女性生活的优雅环境，进而也就衬托出生活在其中的女性的美。接着温庭筠把视角突然转到室外，并专注景物细节，通过江岸、柳树、大雁、残月构成了一副略显凄清迷离的立体画图。而“柳”和“雁”的意象也点明了女子与爱人分别，只能闺中怀人的离别愁绪。

下片则只写女子妆饰，尤其是“人胜”以下三句，专就女子头饰描写，细致入微²。头上的“花胜”，两鬓的红花，还佩戴着精美的玉钗，虽只是铺陈描写女子头上的饰物，却将女子的既香且艳、柔媚靓丽的意态风韵衬托出来。美物、美景、美人俱全，却因离别而增添一份哀愁，温词虽多用艳辞丽藻，却没有庸俗之感。

而温庭筠现存诗约三百三十首³，其中乐府七古是最倾向于词体化的，也是最受推崇的。清代薛雪就言：“温庭筠，晚唐之李青莲也，故其乐府最精，义山亦不及。”⁴这些诗作极为浓艳绚丽，寄意深隐，多使用“金”、“玉”等富贵华丽的意象，尤其擅长写女性服饰华贵、容貌艳丽、体态轻盈，用暗示烘托的手法刻画心理，这些都是与他的艳情词作相通的⁵。具体的表现就直接以比较作品来进行观察，以《照影曲》和《菩萨蛮》（凤凰相对盘金缕）为例：

景阳妆罢琼窗暖，欲照澄明香步懒。桥上衣多抱彩云，金鳞不动春塘满。

黄印额山轻为尘，翠鲜红稚俱含颦。桃花百媚如欲语，曾为无双今两身。⁶

（《照影曲》）

凤凰相对盘金缕，牡丹一夜经微雨。明镜照新妆，鬓轻双脸长。

画楼相望久，栏外垂丝柳。音信不归来，社前双燕回。⁷

（《菩萨蛮》）

¹ 叶嘉莹：《唐宋名家词赏析——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煜》，台北：大安出版社，1992年，第37页。

² 叶嘉莹：《唐宋名家词赏析——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煜》，台北：大安出版社，1992年，第13页。

³ 刘学锴所撰写的《温庭筠全集校注》共收温庭筠诗作九卷，共计三百三十首，本文以此为据。

⁴ （清）薛雪：《一瓢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续修四库全书》册一七一零，第10页。

⁵ 洪媛、曲景毅：《温庭筠艳情诗词比较》，《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22辑，第74页。

⁶ 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6页。

⁷ 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22页。

诗抒宫怨，词诉闺怨。开篇都描述了女子盛妆丽服，只盼君王眷顾和情人归来，然而寂寞一人只能顾影自怜。诗与词都不是直接抒发佳人内心的寂寥和哀怨，而是通过景物画面进行烘托和暗示。《照影曲》中佳人映在春塘中的倒影与自身相互映照，艳丽的桃花春景与娇媚的美人之态相互衬托，可是如此美貌却无人欣赏，美人表现出一副慵倦之态，一种幽怨感伤的情怀于美丽的画面中暗示出来。而《菩萨蛮》中的女子也是自身与镜中影像交相辉映，明明化了艳丽新妆，镜中自己却因长期等待和思念而日渐消瘦“双脸长”，在美丽的外表也无法掩饰她内心隐忍的痛苦。下片的栏外垂柳和双飞成对的燕子更衬托出女子内心的孤独、凄楚和期盼。诗中和词中描绘的画面都是由跳跃的镜头和连续的意象铺排组成的，并围绕着女子内心的情绪层层渲染。

其实温庭筠以作诗之法填词的例子不胜枚举¹，如“月落子规歇，满庭山杏花”²与“花落后规啼，绿窗残梦迷”³，“莫沾香梦绿杨丝，千里春风正无力”⁴与“柳丝袅娜春无力”⁵等。还有情致相似如“觉后梨花委平绿，春风和雨吹池塘”⁶与“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⁷以华美闺房景物衬托闺中女子寂寞，温诗温词如出一辙。

2、小说：科举情结

反观小说集《乾闥子》中的作品，虽然也有爱情题材，但并不是其中的主要类别，而涉及科举士子的篇目所占比重最大，约有总数的一半。全篇围绕科举展开的有八篇，分别是《陈义郎》、《阎济美》、《萧俛》、《裴枢》、《郑群玉》、《张登》、《梅权衡》以及《韦乾度》，这些文章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唐社会的现实弊端。

如《萧俛》中，讲述了新及第进士萧俛，因各种宴会而忽患寒热之病，急急忙忙去拜访太医王彦伯求诊，却误入相邻的给事郑云逵家，郑云逵诊断萧俛是患

---

¹ 张巍：《杜诗及中晚唐诗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11年，第228页。

² 《碧涧驿晓思》，《温庭筠全集校注》，卷七，第641页。

³ 《菩萨蛮》（玉楼明月长相忆），《温庭筠全集校注》，卷十，第918页。

⁴ 《郭处士击瓿歌》，《温庭筠全集校注》，卷一，第16页。

⁵ 《菩萨蛮》（玉楼明月长相忆），《温庭筠全集校注》，卷十，第918页。

⁶ 《春愁曲》，《温庭筠全集校注》，卷二，第167页。

⁷ 《菩萨蛮》（南园满地堆轻絮），《温庭筠全集校注》，卷十，第940页。

了“心家风热”，其实暗讽他身体上的寒热，实则是躁进导致的心病。及第后的各种宴游集会，使读书人在种种利益驱使下，容易沉迷于名利场而不能自拔。

再如《陈义郎》中周茂芳与陈彝爽本是一同读书并应举的同窗好友，但是陈彝爽中举，周茂芳没中，原本平等的两个人，科举的结果却将两人划分为两个等级，这种差异在无形中也使两人的友谊出现了裂缝。在赴任途中周茂芳心生歹念，将昔日好友残忍杀害，窃取了好友的官职和妻儿。体现了科举制度下，价值观的破灭和理想畸形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

二、诗词与小说风格之异

1、诗词：秾艳绚丽却绵密隐约

语言方面，温庭筠诗词都多具有斑斓的色彩、绚丽的图案以及密集而艳丽的词藻。他偏爱江南春日之景，在描写自然景观时，多使用鲜明和艳丽的色彩，以《张静婉采莲曲》为例：

兰膏坠发红玉春，燕钗拖颈抛盘云。
城边杨柳向娇晚，门前沟水波粼粼。
麒麟公子朝天客，珂马璫璫度春陌。
掌中无力舞衣轻，剪断蛟绡破春碧。
抱月飘烟一尺腰，麝脐龙髓怜娇娆。
秋罗拂水碎光动，露重花多香不销。
鸂鶒交交塘水满，绿芒如粟莲茎短。
一夜西风送雨来，粉痕零落愁红浅。
船头折藕丝暗牵，藕根莲子相留连。
郎心似月月未缺，十五十六清光圆。¹

此诗描绘了一幅风光旖旎的美景和一名香艳迷人的女子张静婉。诗中出现了“红”、“碧”、“粉”、“绿”等色彩，将事物的明媚美好与爱情相辉映。据学者郑佳琪的统计，在温庭筠诗词中运用比例皆高的有：花、春（皆在40%以上），而柳、金、香、玉、红等词也都在20%以上²。而不难发现的是，以上秾丽词藻多诉诸感官。据《花间集》所收的六十六首温词进行统计，在使用色彩加强视觉

¹ 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1页。

² 郑佳琪：《温庭筠诗词关系之比较研究》，台湾：国立东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8月。

效果方面，用“红”字达十六次之多。如“艳红”、“愁红”、“红烛”等。在嗅觉方面，用“香”字达二十次之多，有“香车”、“香闺”、“香腮”、“香愁”等。下面以《更漏子》（柳丝长）为例：

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

香雾薄，透帘幕，惆怅谢家池阁。红烛背，绣帘垂，梦长君不知。¹

柳丝、春雨、漏声、塞雁、城乌、画屏、金鹧鸪、香雾、红烛、绣帘，这一系列的华美意象从听觉、视觉和嗅觉三方面展现了一个身处华丽深闺而内心寂寞愁苦的思妇形象。

而在意象的选择上，温庭筠竭力采撷富有鲜艳色彩和美感效果的事物，尤其是室内摆设器具与女子穿戴的衣着饰物，更是精致艳丽。如：

簇簇金梭万缕红，鸳鸯艳锦初成匹。——《织锦词》

黄印额山轻为尘，翠鳞红稚俱含攀。——《照影曲》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菩萨蛮》

星斗稀，钟鼓歇，帘外晓莺残月。——《更漏子》

《菩萨蛮》中的首两句，以精美之语对人物的衣饰、神态进行描写，而《照影曲》中的两句，温庭筠侧重视觉彩绘，通过额黄、翠鳞、红稚这些意象，用浓艳华丽来反衬内心苍凉。

2、小说：简洁朴实却富于表现力

不同于诗词有浓艳辞藻的铺饰，温庭筠的小说大多只是简洁朴实的话语。或许如小说序言所讲，此书是以“悦宾”为旨归。作者重在构思其内容，故采用平实的语词撰写。如《郑群玉》：

唐东市铁行有范生，卜举人连中成败，每卦一嫌。秀才郑群玉短于呈试，家寄海滨，颇有生涯，献赋之来，下视同辈，意在必取。仆马鲜华，遂贵缗三千，并江南所出，诣范生。范喜于异礼，卦成乃曰：“秀才万全矣。”群玉之气益高。比入试，又多贵珍品，烹之坐享，以至继烛。见诸会赋，多有写净者，乃步于庭曰：“吾今下笔，一字不得生，铁行范生。须一打二十。”突明，竟制白而去。

2

¹ 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卷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52页。

² 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62页。

全篇仅有 140 字，温庭筠简言利索地描述了秀才郑群玉的问卜之事，没有对人物的穿着样貌等细节进行描述，只是通过他仅算一卦就送上三千匹绸缎的行为凸显出郑群玉的富有和愚蠢，而在算卦师说他定能考中后，他更是趾高气扬，应试当天一字未写，还口出狂言，虽然没有着墨太多，但郑群玉的慵懒和狂傲之态已经跃然纸上。

不过，小说的语言，无论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虽简洁朴实，却极富表现力。如《华州参军》中不同人物的话语：

人物	语言
崔女	愿嫁得前时柳生足矣，。必不允，某与外兄终恐不生全。
	某已与王生决，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专，必果夙愿。
轻红	君性正粗，奈何小娘子如此待于君，某一微贱，便忘前好，欲保岁寒其可得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 ¹

这些段语言完全符合人物的性格特性。崔女专一执着，她对真挚爱情有美好向往，于是她大胆热烈地追求，在邂逅柳生而生情后，立志非柳生不嫁，甚至两次与柳生私奔。而婢女轻红为人正直，当柳生想取悦她时，她为柳生的轻浮感到愤怒，也替崔女抱不平，直接将其训斥，一个纯真而且泼辣的形象展现出来。

其实，结合创作形式，简练直叙的语言风格不难理解。小说叙述故事大多采取对行动细致刻画方式。行动本身就是一种语言，若再用华丽词语来写，则显得有些繁复。相反，用日常化的朴实语言不仅易与以行动描写为主的形式结合，也有利于作者笔下性情中的真实性的全面绽放。总之，这种创作形式和语言风格的结合。在塑造小说的主题内容时提高了小说的艺术品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涉世之深，与其诗词赋相比，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三、诗词与小说之同

隋大业年间，科举考试中已经设立进士科。唐承隋制，武德四年时正式开设了进士科。中唐以后，进士科迅速崛起，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进而统合了其他

¹ 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1267 页。

科举科目。在进士科的三门考试科目诗赋、策问、帖经中，以试诗赋最为重要，由于诗赋题目取材广泛，时政、景色、传说、儒家名言皆可入题，非博学多才之士，难成佳作，故诗赋考试成为唐代进士科中决定取舍的关键¹。

然而诗到了晚唐五代，经过长期的发展很难再超越前人。鲁迅云：“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²花间词人有的诗词兼擅，却多以词著名。这时词应时诞生，而词的创作与小说创作的对象和场域是相同的，为的是“酒间易晓”，它是一种娱乐性的文字。处于歌舞宴乐的环境，出于闲适寻欢的心情，忘掉忧谗畏讥，创作出真性真情流露的作品。温庭筠就是其中之一，他赋有天才，却言行率性不羁被贴上了“有才无行”的标签，致使他一生仕途坎壈，对混乱政局的失望以及仕途的失意，却让他得到了更多探索社会日常生活奥秘的机会。温庭筠时常投身于市井坊曲，混迹于秦楼楚馆。广泛地接触了歌姬舞女的生活，以应歌为目的，并以女性作为表现对象。

如《菩萨蛮》（玉楼明月长相忆）：

玉楼明月长相忆，柳丝袅娜春无力。门外草萋萋，送君闻马嘶。画罗金翡翠，香烛销成泪。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

“玉楼”，有时指妓楼，白居易《听崔七妓人筝》诗：“花脸云鬟坐玉楼，十三弦里一时愁。”次句“柳丝袅娜”，见美景当前，“春无力”，虚中寓实，有了这三个字的衬托，显得思妇情怀愈加沉迷。过片写眼前事，从室外移至室内。这时景象凄清，罗帐上绣有一双金色的翡翠鸟，芳香的蜡烛融为滴滴的蜡泪。而一个“销”字尤见漫漫长夜思妇难眠之孤寂。最后，以“花落子规啼”的凄迷景色，映衬人在似梦中的痛苦情怀。全词描绘了远离人的悠悠行远，闺中人的脉脉多情，无论是“玉楼明月”的幽寂，“柳丝袅娜”的轻柔，“画罗金翡翠”的凄迷，还是“花落子规啼”的哀艳，无不“若纳水韞，如转丸珠”，闲闲流转，景真情真，一派自然，读来意味深长³。

而在温庭筠的诗中，也常有对歌女的描绘。如《夜宴谣》：

长钗坠发双蜻蜓，碧尽山斜开画屏。

¹ 王兆鹏：《唐代科举考试诗赋用韵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第3页。

² 鲁迅：《致杨霁云信》，1934年12月20日。

³ 艾治平：《花间词品读》，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第8页。

虬须公子五侯客，一饮千钟如建瓴。
鸾咽妬唱圆无节，眉敛湘烟袖回雪。
清夜恩情四座同，莫令沟水东西别。
亭亭蜡泪香珠残，暗露晓风罗幕寒。
飘飘戟带俨相次，二十四枝龙画竿。
裂管萦弦共繁曲，芳樽细浪倾春醪。
高楼客散杏花多，脉脉新蟾如瞪目。

这首诗描写了晚唐时期醉酒歌舞的夜生活。诗以“长钗坠发双蜻蜓，碧尽山斜开画屏”开头，从脂粉的细腻，一下推到了丛山峻岭的雄奇。画屏移开，这才出现了夜宴的情景。接着诗人写酒宴的手法，是避实就虚，而又虚实结合。“虬须公子五侯客，一饮千钟如建瓴。”。温庭筠借用东汉“五侯”的典故，借以指晚唐专权的宦官，也点名这是宫廷宴会，更是上层社会的缩影。

“鸾咽妬唱圆无节，眉敛湘烟袖回雪。”这两句饱含感情的笔触，非常细腻地描绘出歌姬舞妓的姿容。然而在她们千娇百媚的外表下，内心的愁苦被诗人洞悉。“亭亭蜡泪香珠残，暗露晓风罗幕寒。”温庭筠写出酒酣耳热之际，侍姬们悲凉的心境。纵观全诗，温庭筠以交叉方式，将歌姬与上层社会的贵族做对比，展现了酒醉金迷下的寒栗哀伤。诗人感同身受，以形象生动的画面和鲜明的对比手法来表现皇室贵族们的极度奢侈以及歌舞女奴们的莫大痛苦，含蓄地表达了对统治者的强烈批评之意。

同样的，在《乾馱子》中，也有不少取自市井所听，富有现实生活气息的奇闻轶事，而且笔墨酣畅，寓意深远。尤其是一些较短的篇目，大多是表现人物风流的片段，内容简单易懂，语言亦精炼质朴，不事雕饰，表现出了一定的叙事艺术，如《武元衡》：

武黄门之西川，大宴。从事杨嗣复狂酒，逼元衡大觥，不饮，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动。沐讫，徐起更衣，终不令散。¹

这是《乾馱子》中篇幅最短的一篇，仅有 44 个字，但却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明确的书写意图。文中淡化了时间、地点等元素，并且将环境和次要人物虚化，情节也仅是简略交代，只围绕着中心人物展开叙述，将读者的目光聚焦在主要

¹ 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1249 页。

人物身上。从宴会上从事杨嗣复耍酒疯，拿大杯逼他一喝酒，不喝就把酒往他头上浇，他也不动。这一生活中极小而熟悉的片段，就已经充分表现了武元衡的器量，虽然这样的叙事不能完全符合后世小说的标准，但亦别有趣味。

再如《李丹》中记贫寒士人萧复拜谒李丹，因缺靴而失礼。李丹不但不介意，还慷慨解困，馈赠萧复之家母。并言：“足下相才。他日必领重事。”后复果真为相。短短的对话，读出李丹乐于施舍善于知人。类似的篇目还有很多，可以看出作者取材的角度，将笔墨涂彩在生活中的小方面，以小见大，也可说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

第二节 文赋与小说的同大于异

一、文赋与小说之异

1、文赋：富丽精工

《旧唐书·文苑传·温庭筠》说温庭筠“长于诗赋”。《唐摭言》卷十三《敏捷》云：“温庭筠烛下未尝起草，但笼袖凭几，每赋一韵，一吟而已，故场中号为温八叉。”《北梦琐言》卷四亦谓其“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人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多为邻铺假手，号曰救数人也”。这些都说明温庭筠工于小赋，而且才思敏捷，应试作八韵小赋，顷刻即成。但历代史志和书志著录其著述，都没有明标其赋及卷数。流传至今的只有《再生桧赋》和《锦鞋赋》两篇，可见其大部分赋作都已经失传¹。其中，《锦鞋赋》从题目上看是咏物，实则是艳情小赋。

阑里花春，云边月新。耀粲织女之束足，嫵婉嫦娥之结璘。碧绡钩，鸾尾凤头。鞦称“雅舞”，履号“远游”。若乃金莲东昏之潘妃，宝屐经临川之江姬。匍匐非寿陵之步，妖蛊实苕萝之施。罗袜红蕖之艳，丰跗皓锦之奇。凌波微步瞥陈王，既蹀躞而容与；花尘香迹逢石氏，倏窈窕而呈姿。擎箱回津，惊萧郎之始见；李文明练，恨汉后之未持。重为系曰：瑶池仙子董双成，夜明帘额悬曲琼，

¹ 刘学锴：《温庭筠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1页。

将上云而垂手，顾转盼而遗情。愿绸缪于芳趾，附周旋于绮楹。莫悲更衣床前弃，侧听东晞佩玉声。¹

这篇小赋使用了大量华艳的词藻，以及大古代美女艳妃乃至仙女的典故，淋漓尽致地形容美人美足之穿锦鞋，益彰其美。所使用的典故中，还包括了古代淫混君王和宠妃的典故，如“若乃金莲东昏之潘妃”一句，引用的就是东昏侯之宠妃潘妃，步步生莲之典²。温庭筠毫不避讳，体现了他不拘小节，恃才傲物的本色。

温庭筠同样擅长骈文。《旧唐书·文苑传·李商隐》云：“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博学强记，下笔不能自休，尤善为诔奠之辞。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文思清丽，庭筠过之。”³可见当时温、李、段三人均以善偶对之文骈文而齐名。而温庭筠的骈文被《文苑英华》、《全唐文》收入而流传至今者仅二十题三十二首，离其实际创作数量应有很大差距。以《上学士舍人启二首》其二为例：

某步类寿陵，文惭涣水。登高能赋，本乏材华；独立闻诗，空尊诣道。⁴

这三句话中，“步类寿陵”、“独立闻诗”便是引用了邯郸学步和孔鲤学诗这两个广为人知的典故。作者根据自己的行文意图及声律偶对的需要，变换角度，用新语概括旧事，既准确表达了文意，又让人耳目一新，不觉陈腐。

不仅如此，即使是同一典故，在温庭筠文中往往有不同的表述和运用。如“牛衣夜哭，马柱晨吟”（《上裴舍人启》）、“牛衣有泪，蜗舍无烟”（《上盐铁侍郎启》）、“梓柱云楣，独居蜗舍；绮襦纨袴，已卧牛衣”（《上宰相启》），同样是王仲卿穷困潦倒卧病于牛衣中、与妻涕诀的典故，但在不同的文章、不同的语境中，往往有不同的表述，其情感及内涵也不尽相同。

2、小说：虚幻怪诞

¹ 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43页。

² 《南史·齐纪下·废帝东昏侯》：“（东昏侯）又凿金为莲华（花）以贴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花）也。’”

³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〇，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78页。

⁴ 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00页。

反观在小说中，温庭筠在情节构思上展现了丰富夸张的艺术想象力。作者将现实人间的真事作为主体，对鬼神精怪的虚构作为辅助，将人世的奇异和鬼神的怪诞融为一体，并且有意识地将人间现实幻化成鬼灵精怪，又用鬼灵精怪来影射人间现实，展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融合的写作特色。如《薛弘机》一文讲述了一位唐朝隐士薛弘机，性格古怪，有一天他遇到一位样貌奇特的长者，自称姓柳名藏经。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后来薛弘机向邻居打听柳藏经，却无人知晓。薛弘机闻到长者身上有腐木的味道，最终发现柳藏经就是一棵大枯柳。薛弘机在现实生活中很难交友，但却能和柳树精互诉衷肠，颇有知音难觅、相见恨晚之感。以此来影射晚唐现实社会的人情世态炎凉，想象奇异而曼妙。

再如《王诸》中王诸先后娶了陈氏以及崔氏，原本崔氏与陈氏相处十分融洽，但后来因为王诸和崔氏的弟弟都做了一个离奇的梦，梦到陈氏的鬼魂来哭诉自己被崔氏害死，接着又传来陈氏被淹死的死讯，于是他们都相信梦境，崔氏有口难辩，冤屈而死。崔氏被冤枉时“不能自明，遂断发暗鸣而卒。”文中女性看似拥有超出人类的神秘力量，实则是因为依旧没有摆脱弱势的宿命，她们承担家庭和社会中的多份责任，体现当时女性仍被边缘化的不平等现象。

二、文赋与小说之同

温庭筠擅于用文字表达情感。在骈文中，他多次叙述自己的困境和个人感受，感情强烈。如以下三段文字：

既而羁齿侯门，旅游淮上。投书自达，怀刺求知。岂期杜挚相倾，臧仓见嫉。守土者以忘情积恶，当权者以承意中伤。直视孤危，横相陵阻。绝飞驰之路，塞饮啄之涂。射血有冤，叫天无路。¹（《上裴相公启》）

三千子之声尘，预闻《诗》、《礼》；十七年之铅槧，尚委泥沙。敢言蛮国参军，才得荆州从事。自顷藩床抚镜，校府招弓。戴经称女子十年，留于外族；嵇氏则男儿八岁，保在故人。藐是流离，自然飘荡。叫非独鹤，欲近商陵；啸类断猿，况邻巴峡。光阴诎几，天道如何！²（《上令狐相公启》）

---

¹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123页。

²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114页。

某自东道无依，南风不竞。如挤井谷，若泛沧溟。莫知投足之方，不识栖身之所。……今则阮路兴悲，商歌结恨；牛衣夜哭，马柱晨吟。一笈徘徊，九门深阻。

¹（《上裴舍人启》）

这三段均取自骈文书启，希望能借此得到所献对象的同情帮助。温庭筠叙述了自己的困顿处境、悲惨遭遇，感情激切强烈、声泪俱下。但在文字表达上，却俊逸畅达、流丽华美，读来毫无艰涩之感。而且音律和谐圆润，极富音乐美。虽用了不少典故，却无堆砌之弊²。可以看出温庭筠驾驭骈文这种文学形式纯熟的技巧和得心应手的功夫。

而小说虽然表面上是将别人所说的奇人异事记录下来，但文字中依然流露出浓重的个人感情色彩。温庭筠在《阎济美》中使用了较长的篇幅对阎济美的应举作了曲折委婉的叙述，让极具才华却屡试不第的阎济美受到主考官的赏识，最终登第。阎济美落第后向主考官进献了一首六韵律诗，主考官“赧然变色，深有遗才之叹”，后来在考试中屡次帮助阎济美，他才得以登第。科举考试作为当时选拔人才的手段，影响士人中第的因素十分复杂，很多时候，真正的有才之士仕途蹭蹬，从阎济美的身上可以看出，科举之路的艰难，像阎济美这样出身卑微却有幸遇到赏识自己的考官的情况毕竟是极少数。为科举奋斗的士子千千万万，但因名额有限，大部分应举者都将被无情的黜落，中举的寥寥可数，有才之士有可能终身不第，不学无术者也可能平步青云。科举本为求才，但事实上却也有可能造成人才的流失。温庭筠借主考官对“春间遗才”的阎济美的重视，表达了自己对才华的欣赏，不希望有才之士被埋没，也借此表达自己怀才不遇，渴望获得赏识的心情。

温庭筠诸体兼善，在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展现多种面貌的同时，又始终保持秾丽华美、色彩浓厚的独特个人风格。虽然温庭筠在诗词上的个性更为突出，但不可否认其在小说中试图另辟蹊径，通过简洁朴实的语言描述市井色彩浓厚的奇人轶事，并抒发个人情感，反应社会现实，让看似娱乐性的小说寓意深远。这一章通过比较温庭筠诗、词、赋、骈文与小说的异同，打破了以往对其纤艳秾丽的单一印象，进而建立起一个更加立体的晚唐大家形象。

¹ 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187页。

² 刘学锴：《温庭筠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8页。

第四章 晚唐笔记体志怪小说集的比较：

《乾驥子》与《酉阳杂俎》

说到晚唐小说家，不得不提到一位温庭筠的好友——段成式。段成式，字柯古，山东临淄邹平人，大约生于唐贞元十九年，卒于咸通四年。《金华子杂编》上卷云：“（温庭筠）与成式甚相善，以其古学相遇。常送墨一铤与飞卿，往复致谢。递搜故事者九函，在禁集中。为其子安节娶飞卿女。”两人不仅私交颇深，还结为姻戚之好。

从温庭筠与段成式二人现存的诗文来看，二人间诗歌唱和、文章赠答十分频繁，有《汉上题襟集》十卷。有学者统计，“现存段成式的诗歌共五十七首（不计联句），其中与温庭筠的唱和诗约占其全部诗歌的三分之一（包括同题创作《折杨柳》七首）；现存段成式的文章共二十篇，其中与温庭筠往来赠答的文章九篇，约占段成式文章总数的二分之一。”¹二人同赋天资，才气相投，且同为沦落，在精神层面有很多共鸣与交流，成为知音。温庭筠与段成式的交往无形中也为彼此的创作带来了灵感和素材，载入到了小说当中。

温庭筠著有笔记体志怪小说集《乾驥子》，而段成式以笔记体小说《酉阳杂俎》闻名。段成式以荫入仕，“为秘书省校书郎，研精苦学，秘阁书籍，批阅皆遍。累迁尚书郎。咸通初，出为江州刺史。解印，寓居襄阳，以闲放自适。家多史书，用以自娱，尤深于佛书。所著《酉阳杂俎》传于时。”²

段成式之《酉阳杂俎》二十卷，分三十篇；续集十卷，分为六篇。内容博杂，多数是搜奇志怪的杂记琐事，篇幅较短，不重视情节结构，“所涉既广，遂多珍异，为世爱玩，与传奇并驱争先矣。”³在《酉阳杂俎》中，作者多处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著述目的，特别是其序言之“滋味说”，作出了具体阐释。《酉阳杂俎》中段成式自序曰：

夫《易》象一车之言，近于怪也；诗人南箕之兴，近乎戏也。固服缝掖者肆笔之余，及怪及戏，无侵于儒。无若诗书之味大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也。炙鴛羞鰓，岂容下箸乎？固役而不耻者，抑志怪小说之书也。成式学落词曼，未尝

¹ 方琳：《段成式的交友与创作》，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

²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4369 页。

³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 77 页。

覃思，无崔駰真龙之叹，有孔璋画虎之讥。饱食之暇，偶录记忆，号《酉阳杂俎》，凡三十篇，为二十卷，不以此间录味也。¹

段成式所谓之“怪”并非单纯的稀罕物，而是强调要“怪”得有味道、有趣，使人爽心悦目，比起小说的社会功能，作者强调的更多的是审美心态，是“滋味”，是“娱心”。不难看出，温庭筠之《乾馱子》“语怪以悦宾”的创作观与段成式之《酉阳杂俎》的创作观如出一辙²。

“杂俎”之“杂”体现其创作面的广泛，“俎”指古代祭祀时放祭品的器物或是切肉切菜时垫在食材下面的砧板，都与食物有关；温庭筠的《乾馱子》亦指食物。《乾馱子》与《酉阳杂俎》无论是在小说集的命名还是内容选材上都有着相似和相异之处。下文将具体从三个方面进行比较。

第一节 超前意识与因循传统

《乾馱子》的三十三篇真正具有较为完整的情节和较为集中的人物描写的有十七篇，约占半数。

一、《窰义》：超前化写实描写

小说《窰义》约两千字，在唐代小说作品中属于较长篇幅。全文由相对独立但又互为连贯的六个故事组成，具体而生动地描述了长安富商窰义白手起家，苦心经营，以一双丝履为本钱，辗转经营获利，积财巨万的致富史。窰义出身于一个“诸姑累朝国戚，其伯检校工部尚书”的显宦家庭，但他却选择了经商的道路。他从亲戚给他的一双丝履起家，卖掉得钱半千作三十锺，在一处闲置的庙院中开荒植树，历时五载，费尽苦辛，得钱数万。之后他还低价购买洼地填平盖房，获利无穷。低价购买存有宝玉的宅子，又再次获利。

主人公窰义所代表的商贾，是唐代社会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群体。实现了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的唐代，商业迅速发展，获得了空前的繁荣，使商贾群体的人数迅速膨胀。但是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念和抑本抑末的经济思想，仍然使

¹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页。

² 李玲：《温庭筠〈干馱子〉研究》，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商贾阶层在社会上处于被轻贱、被压抑的地位，而作为文化载体的小说对商贾表现出的冷漠与偏见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¹。

唐人小说在写到商贾时，大凡特别喜欢渲染主人公的巨富豪奢。作者往往只盯住商贾满身的珠光宝气，却极少去客观地描述这财富的积累过程。然而，温庭筠却塑造了一个正面积极的商贾形象，他致富的每一步都写的非常具体、细致而可信。他的成功，没有依靠豪取强夺，也并非意外之财，而是完全依靠自己敏锐的商业智慧和意识，踏踏实实的经营。与胡人结交并施恩多年不言报，一个性格善良、乐于助人的形象跃然纸上。这样一个纯粹的成功商人的形象，在轻视商贾的传统观念长期存在的社会氛围和文学氛围中，是极为罕见的²。这样的作品在唐代出现，可以说它的思想是超前于时代的。

另外，这篇小说完全采用的是写实手法，没有添加任何怪异巧遇之类的情节，不仅富有生活气息，也增强了其内容的可信度，将一个真实的商人面貌展现出来，也有助于人们对于商贾阶层有更深入的了解。可以说，《窦义》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为中国小说史贡献了一个接近生活正面积极的、真实可信的并体现着时代精神的商贾形象。

二、《壶史》：守传统固化形象

而段成式则受到魏晋时期志怪小说的影响，《酉阳杂俎》仍然有很浓郁的神异色彩，弥漫着神仙鬼怪气息，其中出现的商人形象也大多是诡异之人，他们或身份独特，亦人亦神亦仙；或有独特的经商之道，在商业活动中具有超出凡人之处。如《前集卷二·壶史》中，中记载的贩卖桡朴石灰的商人卢山人，他不但能洞察人的心理，还能预测吉凶兼具道者和商人的双重身份。不仅如此，文中还巧妙设计了另一个次要人物：

贾人赵元卿好事，将从之游，乃频市其所货，设果茗，诈访其息利之术。³

赵元卿的身份也是商人，他不但是个好事之人，同时也是一个很有心计的商人。他为了掌握卢山人的奇迹之术，可谓费尽心思，先是“频市其所货”，然后“设果茗”，通过这些手段企图“诈访”卢山人的“息利之术”。作者虽然在文

---

¹ 赵维江：《为商贾立传——读温庭筠的传奇小说〈窦义〉》，《名作欣赏》，1998年02期。

² 刘学锴：《温庭筠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0页。

³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4页。

中并没有对赵元卿的行为加以褒贬，但字里行间不难见出作者的态度，作者借赵元卿这个形象，批判当时那些利欲熏心、见利忘义，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一切手段，甚至抛弃道德的不法商人¹。由此可见，段成式笔下的商人仍延续了早期负面消极的形象，在主题思想上墨守成规，缺少突破。

第二节 打破常规与怪诞诡奇

一、《华州参军》：艺术构思反公式化

《华州参军》是一篇爱情传奇小说，全文描述了柳参军和崔氏女三离三合，生死相恋的动人爱情故事，想象丰富，极尽曲折变幻之能事。柳参军是“名族之子”，因罢官，于长安闲游，与崔氏女邂逅相逢，两情缱绻，不能忘怀。可是崔母已经把女儿许配给了她的内侄王氏子，崔氏女不愿嫁王，崔母顺从了女儿，命婢女轻红给柳参军传信，偷偷成婚，崔母骗她哥哥说女儿被内侄抢走了。后来王氏子发现了柳参军夫妻，告到官府，把崔氏女归判王家。崔氏还是不愿意跟王氏，偷偷约柳参军私奔了。后来又被王氏子找回来，经过官司，柳参军被流放到江陵。崔氏女与轻红病死了，鬼魂追到江陵，与柳参军同居两年，又被人发现，崔氏女和轻红双双不见，柳参军至此方知二人为鬼。

这个故事不同于此前的甚至是同时代的其他爱情传奇，并不是固有模式的简单重复，而是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²造成柳参军和崔氏悲剧的原因，并不像常见的那样，如男子薄情，始乱终弃，以及门第观念的干预破坏等等，而是有着独特的家庭原因和社会原因。首先是崔母迫于其兄压力，错配鸳鸯，之后是官府维护礼法，灭绝人情，最终造成了悲剧。最特别的还是其结局的构思：

柳生与王生具言前事，二人相看不喻，大异之。相与造长安，发崔氏所葬验之，即江陵所施铅黄如新，衣服肌肉，且无损败。轻红亦然。柳与王相誓，却葬之。二人入终南山访道，遂不返焉。³

¹ 黄关蓉：《试论〈酉阳杂俎〉中的唐代商业》，《四川戏剧》，2015年09期。

² 李剑国：《唐宋传奇品读辞典》，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第742页。

³ 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68页。

崔氏女专一执着的精神不但感动了柳生，也感化了两次将她讼之官府的王生，最终柳、王二人从情敌化为情友，相与入终南山访道。这和此类故事常把另一方写成强取豪夺的坏人有所不同。实际上正是这种艺术处理更显示出了崔氏女对爱情的执着与其对王生的那种内在吸引力¹。这是一种反公式化的艺术构思。没有刻意渲染悲剧色彩，结局看似顺其自然，但却出人意表，崔氏的离开，让柳王二人化敌为友，哀而不伤，令人回味无穷。

二、《陈义郎》：情节设计典型化

而另一篇小说《陈义郎》则是情节曲折。故事讲述了陈彝爽携妻子郭氏、子义郎和朋友周茂方上任，途中陈彝爽被周杀害，其妻不知真相。周冒名顶替陈彝爽上任，并据陈彝爽之妻与子为己有。一年后周志得意满时泄露了秘密，郭氏因为义郎尚幼惧怕周下毒手而只能讲仇恨深藏心底。周抚养义郎成人并教其读书。后义郎赴东都洛阳应举途中经过故里时遇卖饭老妪，正是其祖母，而义郎不知。妪以郭氏临别所裁带血之衣相送，义郎归来后，从其母口中得知真相，遂手刃杀父仇人，并到官府自首。剑南节度使以其为父复仇而赦免了义郎。

温庭筠在创作时非常注意故事情节的前勾后连，首尾呼应。靠一个看似偶然却对情节发展期关键性作用的血迹衫子作为贯穿故事起始与结局的线索²。此血衫是郭氏随丈夫上任时为公婆制作留为纪念之物，上面染有剪刀误伤手指时留下的血痕。十七年后，义郎与祖母相遇，祖母将血衫赠予义郎。郭氏见此衫，才将真相告知义郎。可以说，这件血衫既渗透婆媳、亲人之间真挚的感情，也为陈年冤情的发现与解决提供了契机。它的出现看似出人意外，却又合乎情理，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典型化情节，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三、《王申》：内容诡奇标准化

再看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多有诡奇的特征，其故事情节和结构布局也时常出人意料。例如《支诺皋中·王申》：

女少年，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南十余里，夫死无儿，今服禪矣，将适马嵬访亲情，丐衣食。”言语明悟，举止可爱。

---

¹ 刘学锴：《温庭筠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2页。

² 刘学锴：《温庭筠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3页。

文字描写了一个过路的女子向王申的儿子讨水，王申的儿子便把女子带回了家。这段形象描写，显示出女子给王申夫妇的印象是一个美丽大方的人。

倩其成衣数事，自午至戌悉办。针缀细密，殆非人工。王申大惊异，妻犹爱之，乃戏曰：“妹既无极亲，能为我家作新妇子乎？”女笑曰：“身既无托，愿执粗井灶。”王申即日赁衣赏礼为新妇。

王申夫妇觉得女子十分聪慧，便将她嫁给了自己的儿子，这是故事的第一部分，叫人觉得喜从天降，是一桩乐于助人并获得好报的美事。

其夕暑热，戒其夫：“近多盗，不可辟门。”即举巨椽捍而寝。及夜半，王申妻梦其子披发诉曰：“被食将尽矣。”惊欲省其子。王申怒之：“老人得好新妇，喜极吃言耶！”妻还睡，复梦如初。

故事继续发展，结婚当日，女子要求王申的儿子睡觉时要紧闭门窗。半夜时分，王申的妻子便做噩梦，接连梦见儿子求救，这里故事进入高潮，给人扑朔迷离之感，也为结局埋下伏笔。

中与妻秉烛呼其子及新妇，悉不复应。启其户，户牢如键，乃坏门。阖才开，有物圆目凿齿，体如蓝色，冲人而去。其子唯余脑骨及发而已。¹

最终，作者交代了故事的真相，原来女子是妖怪，在新婚之夜杀害了他们的儿子。结局出乎意料，让人由喜到忧，由忧到惊。聪慧的儿媳原来是吃人的妖怪，段成式可谓是想象诡奇。

又如《诺皋记上·谢公》说：“晋隆安中，吴兴有人年可二十，自号圣公，姓谢，已死百年。”谢公已经死了几百年，却突然出现在人间，并且还只有二十岁。作者将三界的时间和空间交织在一起，模糊了冥界和人间的界限，却又故意突出年龄的悬殊，从而点明了界限，真是“奇之又奇者也”²。不过，段成式继承六朝志怪的传统，融入诸多鬼怪的元素，虽奇也，但并未跳出传统框架，让读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第三节 单篇流传与全集影响

¹（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6页。

² 白霞：《〈酉阳杂俎〉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温庭筠的小说集《乾驥子》虽然散佚，但其不少篇章笔墨酣畅，寓意深远。不仅在唐代小说的传统框架下有所突破，还对后世的文学作品有所影响。如《华州参军》，故事就流传颇广。宋末罗烨《醉翁谈录》烟粉类话本小说著录《柳参军》，当即此篇。皇都风月主人《绿窗新话》卷上亦载梗概，题曰《崔娘至死为柳妻》，可见这个故事在宋代的影响。后来明代《情史》收录了这则，名《长安崔女》；《古今说海》说渊部别传家、《艳异编》卷三六鬼部亦有收录，改名《柳参军传》¹。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故事确实非常受人们欢迎。宋元话本《碾玉观音》中璩秀秀冲破传统礼教的藩篱而与意中人崔宁从王府中逃出后私奔，逃到潭州。虽然秀秀最终被郡王打死，但做鬼后仍然要找崔宁做夫妻。虽然其中有些人物形象做了一些变动，但显然故事的框架受到了《华州参军》的影响。至此之后，也有许多描述生死不渝的爱情的作品，就以情节架构来看，《华州参军》就起到了先驱的作用，其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就应该得到重视。

而另一篇《陈义郎》用一个“信物”将一个比较复杂的故事贯穿起来，这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尚属首见²。这种故事情节结构在中国古代小说戏曲里经常出现，可能陈光蕊、江流儿的故事就是从这个故事演变来的³。而故事类型对后来的小说也产生影响，明代拟话本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中所收录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苏知县罗衫再合》等故事的结构，无疑是受了《陈义郎》的影响。如《苏知县罗衫再合》同样是血亲复仇题材，主人公徐继祖（后改名苏泰）被杀父仇人徐能抚养长大，后因偶遇祖母，获得罗衫，得知当年真相，结构与《陈义郎》如出一辙。可见《陈义郎》开创性的情节设置，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新的结构模式。而这类“罗衫”母题的小说，唐代时期就已经在角色类型和情节模式上基本定型，成为后世同类作品效法的范式。

而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在小说史上也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明代胡应麟称段成式为“滑稽俳笑之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二《子部五十二·小说家类三》认为：“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征引，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鲁迅亦称其书：“或录秘书，或叙异事，仙佛人鬼以至动植，弥不毕载，以类相

¹ 李剑国：《唐宋传奇品读辞典》，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第742页。

² 侯忠义：《唐代小说简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86页。

³ 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第237页。

聚，有如类书。……所涉既广，遂多珍异，为世爱玩，与传奇并驱争先矣。”一誉为“小说之翘楚”，一赞为“与传奇并驱争先”，可见《酉阳杂俎》在中国小说史上的赫然卓著，可谓是一部承继六朝小说余绪，开启宋、明以及清初小说辉煌的重要著作，对后世小说的盛行功莫大焉¹。

第四节 重估《乾骊子》与《酉阳杂俎》在志怪小说史上的地位

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发展历程中，曾出现过三次文言小说的创作高峰，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志人、唐宋时期的传奇志怪和清代文言短篇小说集。在这三个时期，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值得圈点的。而志怪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形式之一，主要内容是记叙神异鬼怪故事传说，“且志怪小说乃继承神话与传说之遗绪而略加演变，其痕迹灼然可见也。”²下文将以《搜神记》、《乾骊子》与《酉阳杂俎》，以及《聊斋志异》，分别作为三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来具体分析志怪小说在叙事艺术上的变化和 content 题材上的丰富。

一、情节发展之连贯性强

从《搜神记》到《乾骊子》与《酉阳杂俎》再到《聊斋志异》，情节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从漠视因果关系到较为丰富完整再到重视情节连贯性的过程。

1、漠视因果逻辑

志怪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并发展成熟。由于当时时局动荡，社会纷乱，士人命运多舛。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士人的思想重心发生了改变，开始关注自我进而权衡自身的价值。他们开始广泛搜罗神话传说、旧籍中的志怪故事，现实中民间流传的的各种的传闻异事。其中，干宝的《搜神记》是当时颇为著名的作品。它是魏晋志怪小说的一个总结、整理，也是南北朝志怪小说进一步发展的基石。《搜神记》不但“承于前载”、“广收遗逸”，“采访近世之事”，采集了不少的古代神话、民间传说和历史轶事。不过，在阅读《搜神记》后不难发现，一些异事虽然非常离奇，故事如同天马行空，但事件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因果关系、

---

¹ 颜建真：《论〈酉阳杂俎〉对〈聊斋志异〉的影响》，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² 宁稼雨：《六朝小说学术档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3页。

逻辑关系，即使有也是非常微弱。比如卷四《华山使》，故事的前半部分写郑容为华山使送书至镐池，所写事件符合一般事件的发展变化，也符合人们的一般认知。但这个故事的离奇之处却在最后一句：“明年，祖龙死。”意思是说，第二年秦始皇死了。而且故事中的华山使、郑容和秦始皇是三个毫无瓜葛的人，故事中也并没有交待“送书信”与“秦始皇死”这两个事件的因果关系，这几件事也无法按照生活中的常规经验联系起来。虽然“素车白马”含有“死人”的意象，但这一意象可以暗示任何人，不一定必须暗指秦始皇。因此，读者读过这个故事后，可能会因为细节没有交代清楚而对故事产生疑惑。

2、情节细腻丰富

到了隋唐时期，志怪小说有了很大发展，它们因袭前代志怪小说的有益养分，加上自己的发展创造，形成了新的传奇风格。鲁迅在谈到唐代传奇小说时曾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¹具体来说，唐人志怪类小说在六朝小说叙事简洁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以曲折绵丽见长的传奇体风格，结构上从六朝“粗陈梗概”发展到叙述更婉转曲折，形象描写更细腻，有头有尾、情节丰富曲折的完整故事。而唐人小说之叙事建构艺术，虽主要源于《史传》，却已然有所超越，叙事艺术更加成熟、灵活。同时，唐代诗歌、散文、民间说唱文学的空前繁荣，为传奇的语言风格及表现方法提供了借鉴。《乾骥子》中，有些篇章虽然并不完整，但仅靠单一段落，就将人物个性刻画出来的例子有许多。如《严振》：

德宗銮驾之幸梁洋，中书舍人齐映为之御。下洋州青源川，见旌期蔽野。上心方骇，谓泚兵有谖疾路者，透秦岭而要焉。俄见梁帅严振具橐鞬，拜御马前，具言君臣乱离，呜咽流涕，上大喜。口敕升奖，令振上马前去，与朕作主人。映身本短小，声气抑扬。乃曰：“严振合与至尊导马，御膳自有所司。”顷之，上次洋州行在，召映，责以儒生不达时变，烟尘时，须姑息戎帅。映伏奏曰：“山南士庶，只知有严振，不知有陛下。今者天威亲临，令巴蜀士民，知天子之尊，亦足以尽振为臣子之节。”上深嘉叹。振闻，特拜谢映。时议许映²。

¹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54页。

² 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52页。

虽然看似是速写式的片段场景和人物对话，却在鲜明对照中将齐映在非常时刻从提高皇帝威望出发作出合理建议的见识和气度生动地表现出来，德宗在仓皇出奔途中先惊后喜在责旋赞的感情变化过程也表现得有层次而合理。

3、重视全文连贯

在唐传奇、志怪小说之后，文言小说日渐式微。但到了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异军突起，独树一帜，被认为是清代志怪类小说的集大成者。它既吸收了魏晋六朝志怪小说语言简洁的叙事风格，用简练的文字进行叙述，言简意赅，同时也吸收了唐代小说细致绵丽的语言风格，注重细节描写，使叙事方式具有多样化特点，形成了“简洁”、“委曲周详”的叙事语言风格。¹鲁迅对此曾有过论述：“《聊斋志异》)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另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²

《聊斋志异》不仅交待故事的前因后果，而且还给读者一种明确的逻辑判断，一切皆无懈可击。如《镜听》讲述的是一个家庭中两对兄弟夫妇间受到的不同待遇：

益都郑氏兄弟，皆文学士。大郑早知名，父母尝过爱之，又因子并及其妇。二郑落拓，不甚为父母所欢，遂恶次妇，至不齿礼。冷暖相形，颇存芥蒂。次妇每谓二郑：“等男子耳，何遂不能为妻子争气？”遂摈弗与同宿。于是二郑感愤，勤心锐思，亦遂知名。父母稍稍优顾之，然终杀于兄。次妇望夫慕切，是岁大比，窃于除夜以镜听卜。有二人初起，相推为戏，云：“汝也凉凉去！”妇归，凶吉不可解，亦置之。闱后，兄弟皆归。时暑气犹盛，两妇在厨下炊饭餧耕，其热正苦。忽有报骑登门，报大郑捷，母入厨唤大妇曰：“大男中式矣！汝可凉凉去。”次妇忿恚，泣且炊。俄又有报二郑捷者，次妇力掷饼杖而起，曰：“侬也凉凉去！”此时中情所激，不觉出之于口；既而思之，始知镜听之验也。

故事本身在现实生活中是常见的，即使如此，作者还是将故事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将接连发生的事情用人情逻辑联系起来。故事篇幅虽短，但在情节处理

---

¹ 张涛：《论古典文言志怪小说的传承及发展》，《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3月。

²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71页。

上仍然显示出了蒲松龄高超的叙事技巧。一开头写了因为父母偏爱有文名的大儿及其媳妇，从而二儿媳妇不满，继而要求丈夫好好学习争口气；故事到此是按照因果关系叙述。接着作者笔锋一转，考虑到名气决定了受到的待遇，二儿媳妇占卜，但不明白“汝也凉凉去”的意思。接下来的情节是对前两个情节的回应，是按照事件的时间顺序，来进一步说明以上两个情节，总体讲来是有因果关系的。灶间受到不同待遇，解释了第一个情节中父母的偏爱；二儿媳妇后来掷杖出门，正好解释了镜听的结果“汝也凉凉去”的真实含义。整个故事分为三个情节，前两个情节是按照事件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叙述；后一个情节则按时间顺序讲述，总体上又是对前两个情节的解释。整个叙事均由有联系的事件组成。作者在同样短小精悍的篇幅内，却将故事讲述得头头是道，前后照应，在情节安排上合情合理。

另外，《酉阳杂俎》当中不少作品成为《聊斋志异》的书面来源。不过，段成式对这些素材只是进行简单的记录，很少进行加工，而蒲松龄则对这些素材从艺术形象、故事情节、主题意蕴上都进行了加工。如《诺皋记下》：

开成初，东市百姓丧父，骑驴市凶县。行百步，驴忽曰：“我姓白名元通，负君家力已足，勿复骑我。南市卖麸家，欠我五千四百，我又负君，钱数亦如之，今可卖我。”其人警异，即牵行，旋访主卖之。驴甚壮，报价只及五千，诣麸行，乃还五千四百，因卖之，两宿而死。

这一篇对《聊斋志异》中的《蹇偿债》有直接影响，二者均为人欠债化驴报恩的故事。但段成式只是粗陈梗概，对故事的起承转合介绍得不够清楚。而蒲松龄不但交代了故事的来龙去脉，使情节显得曲折多变，而且还刻画了李公和负债者的形象，比较逼真细致，并为其劝世奠定了基础：“噫！昭昭之债，而冥冥之偿，此足以劝矣”。显然《聊斋志异》的书面来源受《酉阳杂俎》的影响。

而除了整篇故事的影响，《酉阳杂俎》中多个作品的故事细节在《聊斋志异》中得以延续，甚至化用得更为出色。如《怪术》一文：

丞相张魏公延赏在蜀时，有梵僧难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贯金石，变化无穷。初入蜀，与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将将断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迹桑门，别有乐术。”因指三尼：“此妙于歌管。”戍将反敬之，遂留连为办酒肉。夜会客，与之剧饮。僧假衲裆巾帽，市铅黛，伎其三尼。及坐，含睇调笑，逸态绝世。饮将阑，僧谓尼曰：“可为押衙踏某曲也。”因徐进对舞，曳绪回雪，

迅赴摩跌，技又绝伦也。良久曲终，而舞不已。僧喝曰：“妇女风邪？”忽起取戍将佩刀，众谓酒狂，各警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于地，血及数丈。戍将大惧，呼左右缚僧。僧笑曰：“无草草。”徐举尼，三支筇杖也，血乃酒耳。又尝在饮会，令人断其头，钉耳于柱，无血。身坐席上酒至，泻入脰疮中，面赤而歌，手复抵节。会罢，自起提首安之，初无痕也。时时预言人凶衰，皆谜语，事过方晓。成都有百姓供养数日，僧不欲往，闭关留之，僧因是走入壁角，百姓遽牵，渐入，唯余袈裟角，顷亦不见。来月壁上有画僧焉，其状形化人，日日色渐薄。积七日，空有黑迹，至八日，迹已灭，僧已居彭州矣。后不知所之。¹

此篇中三尼为三筇杖所化的情节，段成式是目之以“怪术”的，而在蒲松龄的笔下，这一情节在不同的作品中又有了不同的妙用。《青娥》中青娥为修道，与霍生生活八年后，以一支竹杖化为自己作为脱身之计。《钟生》篇里钟庆余因鞭驴冲撞王世子入河中，犯下杀头之罪，其岳父为一老僧，也是以杖化其形貌，使之代死。而且老僧还遣僮嘱“瘞葬致祭，以解竹木之冤”。“生视之，断处有血痕焉。”《张鸿渐》中狐女舜华为试探张鸿渐的感情，将竹夫人化作其儿。蒲松龄妙笔生花，巧妙化用段成式竹杖化人这一细节，在不同的篇章中发挥了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

二、叙事艺术之文备众体

1、史官式限知视角

《搜神记》并没有完全与史书脱离，作者作为“良史”，这种史官式的叙事方式对其有一定的影响，但也采用了限知视角来叙事，这就与传统的史学有很大的区别。作者放弃了第三人称无所不能的自由，而是和叙述者一起，也就是以故事中主要人物的眼光来叙事，跟着主人公的所见、所做、所闻来推动情节的发展。

有学者借用文化学和叙事学方法，指出千宝将“方术幻想和史传笔墨相错综，使六朝志怪突破了传统虚构叙事的模式”²，将史传文学的信实原则与小说的虚

---

¹（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5页。

² 杨义：《汉魏六朝志怪书的神秘主义思想》，《齐鲁学刊》，1991年第5期。

构性相融合,使得原本充满虚幻的故事变得可信。如卷十五《贺瑀篇》,描述了贺瑀死而复生的故事,但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呈现贺瑀离奇经历,而是站在贺瑀的视角上一点点向我们展示他奇幻的经历,这就让原本荒诞不经超脱现实的故事,在有亲身经历人的证明后增强了可信度。

2、文备众体:史才、诗笔、议论

宋人赵彦卫在论及唐人小说时说:“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贄,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¹他认为唐人小说“文备众体”,高度概括了唐人小说在艺术上的基本特征。而温庭筠小说虽篇幅长短不一,叙事水平也参差不齐,但在整体观照下,亦能看出其小说文备众体之叙事艺术。

首先,在《乾驤子》中,大部分“记人”类题材的小说,都实有其事,非异闻,如《阳城》、《李丹》、《武元衡》等篇。只是由于这些事都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小片段,或这些事并非史家关注的重点,亦或是其他原因,没有引起史家的注意,并未载入史册。故而温庭筠在自己主观意志的引导下选取并记叙了这些小故事,有意无意地起到了“补史”的作用。

其次,温庭筠的“诗笔”主要体现在叙事行文中诗歌的插入,即在《阎济美》、《薛弘机》、《何让之》三篇。《何让之》篇开头引张孟阳的诗句是为了介绍光武陵,也就是故事发生的地点:

中庙之东北百余步,有大丘三四,时亦号后汉诸陵,故张孟阳《七哀诗》云:“慕文遥相望,原陵郁膻膻。”原陵即光武陵。²

介绍完故事发生的地点,故事中何让之见老翁两次吟诗:

野田荆棘春,闺阁罗绮新。出没头上日,生死眼前人。欲知我家在何处,北邙松柏正为邻”……老翁又吟曰:“洛阳女儿多,无乃孤翁老去何!”³

老翁两次吟诗已隐约透露出此翁非人,暗示吟诗人的身份。诗中“欲知我家在何处,北邙松柏正为邻”,正是以吟诗人的居住环境来暗示其为狐妖,所以后文有“遂见一狐跳出,尾有火焰如流星”的描写来照应,正式将吟诗老翁的真实身

¹ (宋) 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35页。

² 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81页。

³ 同上。

份予以揭示。故而，此文中老翁两次吟诗，一是为了暗示其非人的身份，二是显示应天狐的诗才。

最后，《乾臞子》中也不乏“议论”。如《薛弘机》，文中出现了议论性的文字，即隐士薛弘机在墙壁所题之词：

闭户自处，又无妻仆。每秋时，邻树飞叶入庭，亦扫而聚焉，盛以纸囊，逐其强而归。常于座隅题其词曰：夫人之计，将徇前非且不可，执我见不从于众亦不可。人生实难，唯在处中行道耳。¹

这一处议论叹人生之难，想要追寻古人那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可能了，但是要完全与世俗大众不同也并不现实，这是文人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几乎所有隐居之士都曾有过这样的彷徨，这里作者是借薛弘机之口道出自己的人生感慨。

《酉阳杂俎》亦是如此，其题材具有史传性，《忠志》多取唐代君王事，可补史阙《贬谪》中关于南北朝交聘使者的应对与礼仪也可补史。《酉阳杂俎》中穿插诗歌的作品也有许多，如《黥》中第279条、第282条；《语资》中第469、473、475、486条；《《诺皋记上》第557、559、565条等等。段成式除对反映儒释道思想的作品发表评论外，在记录异闻时也发表议论。对于李简借尸还魂事（《支诺皋下》），段成式也发了一通议论：“时成式三从叔父摄蔡州司户，亲验其事。昔扁鹊易鲁公扈、赵婴齐之心，及寤，互返其室，二室相谕。以是稽之，非寓言矣。”

3、集大成：史传结构与文备众体兼具

《聊斋志异》延续文备众体的叙事艺术。文言小说中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与第三人称限制叙事来自史传，《聊斋志异》中的许多小说都用了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也有不少的小说运用了第三人称限制叙事的角度，特别是关于花妖狐魅的小说。如《聂小倩》就是通过宁采臣的视角来观察聂小倩的一举一动的。《聊斋志异》还运用了史传性结构方式和方法，“在其传奇体作品中，有开头即点明主人公姓名、籍贯、身份，中间叙事，结尾缀以‘异史氏曰’篇目，直承《史记》体制。”²

¹ 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80页。

² 王恒展：《中国小说发展史概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02页。

另外,《聊斋志异》中穿插诗歌的作品比较多,如《林四娘》、《连锁》、《连城》、《巩仙》等。特别是《白秋练》,引用了唐代诗人王建的《宫词》、李益的《江南曲》、刘方平的《代春怨》以及皇甫松的《采莲子》,诗词是慕生与白秋练的爱情发生的媒介,链接了整个故事,两人因“吟诗”结缘,又因听“吟诗”而“起死回生”,表明了诗词在爱情世界中的重要地位。《聊斋志异》中的议论成分主要是由“异史氏曰”发出的,这其实是对前人的一种模仿。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上“太史公曰:”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异史氏曰”是蒲松龄良苦救世婆心的体现¹。如《瞳人语》劝勿轻薄,《画壁》发出“幻由人生”的感慨,《种梨》劝勿吝啬,《劳山道士》讽刺不劳而获者,《画皮》、《黎氏》劝人勿好色,《金生色》劝人记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等。

三、内容题材之多元丰富

1、仅录奇闻轶事

关于古代小说的素材来源,干宝在其《搜神记序》中指出有两种,即“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考先志于载籍”指素材的书面来源,“收遗逸于当时”指素材的口头来源。

作为笔记体小说,《搜神记》只是记述一件件的奇闻轶事,《搜神记》中所叙述的玄怪故事,并非作者的亲身经历或杜撰,其来源除了吸收古代神话传说史传文学的怪异之谈,以及一些宗教故事之外,大多来自民间故事,而前面几种来源也颇具民间传说性,干宝自己在《搜神记》中说“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

另外,干宝也在序中明确指出,《搜神记》的创作目的,是“发明神道之不诬”。即用古籍记载和当时流传的真实故事来证明鬼神实有的“事实”。因而书中的内容,大都是写神祇灵异、人物变化,谈神仙阴阳五行,偶尔也涉及佛家之说²。

---

¹ 颜建真:《论〈酉阳杂俎〉对〈聊斋志异〉的影响》,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

² 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济南:齐鲁书社,1994年,第146页。

李剑国认为：“干宝任著作郎历时十年，这期间除撰《晋纪》，同时也搜集记录《搜神记》的资料”¹。按照李剑国的提法，干宝是在写史书之余，搜集到《搜神记》的资料的。因此，对史书中的一些人物较为传奇的事迹加以夸张、神异的附会，是《搜神记》中故事的重要来源之一。如卷一的钩弋夫人篇，在《汉书·外戚传》中对于钩弋夫人的死记载甚是简单钩弋捷仔从幸甘泉，有过见谴，以曼死，因葬云阳。在《列异传》中钩弋夫人的死已不像《汉书》那样严肃了，已经有了仙话的色彩。干宝在《列异传》的基础上对此又作了加工：

初，钩弋夫人有罪，以谴死。既殓尸不臭。而香闻十徐里。因葬云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乃发家开视，棺空无尸，惟双履存。一云昭帝即位，改葬之，棺空无尸，独丝履存焉。

经过《列异传》与《搜神记》的改造钩弋夫人从正常死亡到死得扑朔迷离，情节变得曲折，更为符合小说的标准了。

2、加入科举新题材

到了唐代，传奇虽多写奇闻，作家的创作则更加自觉。唐代较之前有更多、更宽泛的入仕途径，但科举之路仍是文人首选的主要方式。

在考试的众多科目中，进士科所考的诗赋难度最大，于是便有了“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才华横溢是基础，但是要想脱颖而出，也需要得到当朝显贵官员或饱学之士的赏识和举荐。洪迈《容斋四笔》卷五《韩文公荐士条》记载：“唐世科举之柄，专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讥议，多公而审。亦有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贤者临之则不然，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因此在考试之前，通过投书、送礼、拜谒等方式，去结交显贵之士或文学大家，便成了当时科举一个非常重要的习尚或制度，也就是“行卷”、“温卷”。

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一书中认为，所谓‘温卷’者，便是要先给考官一种印象，在文坛上造成一种舆论。所以在未入试场前，谁应及第，谁应列甲科，便早已有了定论。由于行卷作品数量庞大，为引起注意，许多人便在行卷之作中添加一些小说类的作品。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八中的记载：“唐之举人，

---

¹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82页。

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冥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

1

而鲁迅也支持这种观点，在其《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中就指出：“顾世间则甚风行，文人往往有作，投谒时或用之为行卷，今颇有留存于《太平广记》中者（原注：他书所收，时代及撰人多错误不足据），实唐代特绝之作也。”²

温庭筠生活的晚唐时期，政治上突出的特征便是牛李党争，科举出身牛党领袖牛僧孺，年轻时即以小说行卷之举。《幽怪录》本名《玄怪录》，原为十卷，今已散佚，但《太平广记》中还存有 33 篇。它是一部行卷之作，并且带动了后进以传奇小说行卷的风气³。

虽然也有不少学者对于唐代用小说行卷或温卷的看法存在异议，但赵彦卫认为唐代小说深受朝廷政要、上层社会欣赏的社会历史现象，却颇中肯綮。作者既然可以借小说创作展露才华，延揽声誉，许多科举士子热衷于小说创作也就顺理成章⁴。这一点在李时人先生所编校的《全唐五代小说》中也有所体现。据统计，“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作者中，科举中式和参加过科举考试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其中尤以进士及第和参加进士考试的人为最多。现存唐五代小说的作者，除佚名外，共 128 人。确知为进士及第者有 35 人。参加过进士考试的有南卓、李复言、李玫、温庭筠、罗隐、杜光庭、沈彬等 7 人。……”⁵

温庭筠怀兼济之志，却仕途坎坷。开成四年，温庭筠名居第二，但却因故罢举，开成五年、会昌元年两年的进士考试他均未能参加。会昌二年到大中元年，从温庭筠现存诗文，看不出他曾经再参加过京兆府试和礼部进士试，可见对其打击之深。但从他的书启中可以发现，从大中二年至九年，他至少参加过四次进士考试，但均未登第⁶。关于温庭筠累举不第的原因，很多分析认为是由于其声名不佳，因此可能在多次投书自达而无果后，在行卷之作中加入小说也不无可能。

¹（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5页。

²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77页。

³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54页。

⁴ 邱昌员：《诗与唐代言文小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29页。

⁵ 李时人：《科举、士风及唐代文人短篇小说》，2002年（上海）中国古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

⁶ 刘学锴：《温庭筠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8页。

再加上当时宦官专权，朝政不稳，科考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也逐步降低，使得这种行卷之举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唐摭言》卷八《通榜》记宣宗大中十年（856）：

“郑顥都尉第一榜，托崔雍员外为榜。雍甚然诺，顥从之，雍第推延。至榜除日，顥待榜不至，陨且至。会雍遣小僮寿儿者传云‘来早陈贺。’顥问有何文字？寿儿曰‘无。’然日势既暮，寿儿且寄院中止宿，顥亦怀疑，因命搜寿儿怀袖，一无所得，顥不得已遂躬自操觚。夜艾，寿儿以一蜡弹丸进顥，即榜也。顥得之大喜，狼忙札之，一无更易。”¹正说明一些官员对考试结果的决定性作用。

或许是因为仕途失意，温庭筠的小说中有不少篇以科举考试为题材，反映当时科考的情况。《阎济美》、《裴枢》和《张登》三篇小说展现温庭筠关于理想科举世界的追求。《阎济美》讲述的是阎济美几经科考仍旧不第，在离开长安之前，将一首六韵律诗呈送给主考官，颇为精工，获得赏识。之后阎济美再次参试，主考官仍为旧人。试“杂文”后乃考帖经，阎济美辞言不能背诵经文，考官准其以做诗代替。其上交之诗虽未做完，但为主考官激赏，后唱名通过。而后有发现试卷中有错字，考官惜才，用心良苦安排重誊试卷，让阎济美终考中了进士。这样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许多个人因素对于考试结果的左右是显而易见的。

《裴枢》与《张登》这两则小说涉及同一个主题，即科举中座主与门生的关系，以及举子在考试之前的行卷活动。在《裴枢》中，即使有亲属居高位，裴枢也不愿意攀关系求得功名，而当他中第后，也不与一般闲杂人士交往，不愿意接待来拜访他的人。文中体现的科举的公正性和客观性，正是温庭筠所期盼的。这在史料中也有所体现，胡宾王《邵谒集序》载：（谒）寻抵京师隶国子，时温庭筠主试，乃榜三十余篇以振公道。《唐诗纪事》卷六十七《李涛》：温庭筠任太学博士，主秋试，（李）与衙丹，张郃等诗赋，皆榜于都堂。推己及人，这两则史料已足以折射温庭筠对科举公正的期盼。由于科举制度在六朝时期尚未出现，客观上造成了《搜神记》中科举题材作品的缺失。加入新的科举题材，并开始叙述其黑暗面，变志怪为反映社会人生，是唐传奇对六朝小说的重大发展，增强了小说的社会现实意义。

---

¹（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2页。

另一晚唐小说集《酉阳杂俎》则是以内容广博丰富闻名，举凡天上人间、神道仙佛、天文地理、文化艺术、民俗风情、奇闻逸事、货物动植，可谓搜罗殆尽，无不毕写。南宋嘉定十六年刊本邓复序曰：“今考其论撰，盖有书生终身之所不能及者，信乎其为博矣。”¹《酉阳杂俎》保存了前朝及唐代很多有价值的资料，显示了高超的记人叙事文笔，历来倍受人们重视，成为各类著述征引的对象。

3、借故事寄托孤愤

到了清朝，已是皇权社会的末期，社会的各种顽疾根深蒂固，蒲松龄对此感同身受。在《与韩刺史樾依书·寄定州》中说：“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欲望然哭向南山而去！”²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曾提到：“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³。序中明确提出了本书的创作目的是“寄托孤愤”。它既包括传统意义上对丑恶事物的痛恨，也包括对美好理想的向往之情和不能实现的遗憾。蒲松龄长期的乡居生活和屡试不第的科举经历，使他身受目睹了苛捐杂税、贪官污吏的茶毒之苦和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郁积了满腹不平之气，也决定了他的小说创作不可能再是单纯的述奇记异或遣兴娱情，而必定以之作为抨击时政窳败、揭露社会痼疾、表现作者理想的工具⁴。

从唐至清，科举制度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发展历程，尤其到了清代，科举制度已经十分得腐朽，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对此加以大力鞭笞，既展现了他的敏锐眼光，同时也因为他本人的身世和经历，体现了他对此不堪所产生的切肤之痛。他在《聊斋志异》中通过其塑造的文人形象来寄托其遭遇，揭露和讽刺的科场黑暗。如《司文郎》、《贾奉雉》、《叶生》、《王子安》、《考弊司》、《于去恶》等作品就把科举之病写得深入骨髓，成为《聊斋志异》中揭露和批判科举制度的精彩华章。以《叶生》为例：

淮阳叶生者，失其名字。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场。

叶生有才，文章写得不是一般的好，然而，有才华的他却没有运气，考场一直不得意，屡次败北落第。尽管如此，来担任淮阳县令的丁乘鹤非常赏识叶生，

---

¹ 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92页。

² 路大荒：《蒲松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68页。

³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30页。

⁴ 陈炳熙：《古典短篇小说艺术新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8页。

读其文而接见其人，交谈一番，更是相见恨晚。然而即使有丁乘鹤的帮助，录取榜单贴出来时，叶生“依然铍羽。生嗒丧而归”。此时的叶生，已经极其失望，闭门不出。当叶生再度出现时，其实已经化作魂魄，而他仍在教授知识，仍参加进士考试，剥离它的鬼怪志异色彩，其实是一副极其辛酸的现实画面。叶生以为自己功名得意，一句“我今贵矣”，蕴含多少委屈之泪，然而，看到眼前惨淡的现实，让他从功名中梦回，从狂热中清醒，意识到最终不过是一场凄凉结局而已。借着神话的外壳，这个故事展示的是无数科场不得意之人的辛酸写照。叶生的结局是很多科考失意之人的结局，也是蒲松龄的结局。

蒲松龄固然有施闰章那样的伯乐以才识人，但更多的是既无才学又只死命爱钱的昏官，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你皓首穷经，到头来依然会落得老死牖下，抱憾终身的下场。蒲松龄科场接连失意，这无疑是对蒲松龄精神和生活最具有破坏力的打击。科场的屡战屡败使得蒲松龄积累了更多的不平。屡次参加乡试，每次都被黜落，四十岁时，才补了个廪膳生，等到被选拔为贡生，他已经是一个七十一岁的老人了。经历五十多年的磨练，蒲松龄感受到的委屈、悲痛、忿恨，皆郁结在《聊斋志异》中，而《聊斋志异》也成为蒲松龄发泄心中科举苦闷的重要途径¹。

从《搜神记》到《乾骊子》、《酉阳杂俎》再到《聊斋志异》，体现了中国古代小说由笔记体的纪实风格到真正小说创作的艺术风格的转变。《搜神记》创作于笔记小说的鼎盛时期，到《乾骊子》、《酉阳杂俎》的传奇化倾向，再到文言短篇《聊斋志异》仍具备传奇特征，文言小说的表现形式顺应时代背景而不断变化和发展。而在从内容题材方面，从开始的单一志怪类小说，到后来由于隋唐开始实行科举制，对科举制度的抨击也成为小说作品的主题之一，关于奇人异事的描写也丰富起来。无论从叙事手法还是思想内容，晚唐志怪小说集都是志怪小说发展的重要一环，但在以往总被忽视。

对于温庭筠小说，历史上的评价极少，即使被记录下来的，也是褒贬不一。南宋洪迈在《夷坚支癸 序》中写道：“《唐史》所标百余家，六百三十五卷，班班其传，整齐可玩者，若牛奇章、李复言之《玄怪》，陈翰之《异闻》，胡璩

---

¹ 郝华：《〈聊斋志异〉与〈搜神记〉比较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4月。

之《谈宾》，温庭筠之《乾馱》，段成式之《酉阳杂俎》，张读之《宣室志》，卢子之《逸史》，薛渔思之《河东记》耳，余多不足读。”¹洪迈将《乾馱子》与其它晚唐时期较被人熟知的作品并列评价，可见温庭筠的小说才华在南宋时期仍受到关注。可是当我们看到近代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温庭筠的小说“仅录事略，简率无可观，与其诗赋之艳丽者不类”。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于温庭筠的作品评价也在发生改变。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乾馱子》被世人忽略？从温庭筠身上我们看到什么文学现象？下一章将具体阐述。

---

¹（宋）洪迈著，何卓校点：《夷坚志》，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93页。

第五章 温庭筠小说鲜为人知的原因初探

历史上对温庭筠小说的评价极少，即使被记录下来的，也是褒贬不一。总的来说，他的小说不为后世所重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限于学识与精力，下文只抛砖引玉，试作初步探讨。

第一节 原书早佚分录各集

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温庭筠小说集《乾骊子》三卷，此书早佚，惟散见于《太平广记》、《类说》、《绀珠集》等旧书籍中¹。具体的著录概况在绪论的第一节已经列表阐明。《乾骊子》原书为单行本，以抄本方式传播容易散佚。单行本在唐代小说出现初期，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比较有效的一种传播方式。往往一篇好的小说问世，人们便会纷纷抄录传诵一时，《莺莺传》、《无双传》、《霍小玉传》等等，皆属此列。但是我们也发现，单行文字容易流失，许多单行本都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散佚了。尤其是以抄本形式为主要手段的传播，散失更是显而易见。而且这种方式的传播范围较窄、影响有限，往往只能通过传抄的原始手段，在一定的文人读者群中小范围传播，很难为更多的读者所熟悉。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唐小说被同时代尤其是后代的种种类书、丛书、专集所收录。正是由于这些著作往往具有集成性、大型性，其中相当一部分又属于官修图书，因此在传播过程中有着大量印行、流布广远以及易于保存等优点。其中引述唐代小说最多，对唐小说在明清时期的传播起到极大作用的首推《太平广记》。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汉唐六代诸小说几于无不传者，今单行别梓虽寡，《太平广记》之中一目可尽。”²

《乾骊子》中的三十三篇作品也被《太平广记》引入，是类书和丛书中收录数量最多的，除偶有脱文外，均为全文。另外，《绀珠集》卷七摘二十条。重编《说郛》卷二三辑一卷，共十一条，四条取《绀珠集》，七条辑自《广记》。《龙威秘书》五集自重编《说郛》本取八条³。

¹ 刘流源：《温庭筠小说〈乾骊子〉注》，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6月。

²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九流绪论下》，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76页。

³ 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59页。

因此从清代至今，人们所看到的温庭筠小说作品，已经不是完整的小说集，而是被类书、丛书所收录的散落篇目。这造成读者很难一次性阅读多篇作品，难窥见其创作面貌，这对于后世的文学影响起到了阻碍的作用。

第二节 诗词掩盖小说成就

温庭筠诗词俱佳，以词著称，《花间集》收录其词作六十六首，列于首位，被誉为“花间鼻祖”。历史上对其词的评价甚多也颇高，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云：“词有高下之别，有轻重之别。飞卿下语镇纸，端已揭响入云，可谓极两者之能事”¹。张惠言在《词选序》更是说：“唐之词人，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²刘熙载在《艺概》中也形容：“温飞卿词，精妙绝人。”

作为词人，温庭筠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其诗文成就已经被词所掩盖。一直以来，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温庭筠在从诗过渡到词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文体变革的重要用。他实现了从诗到词，从雅到俗的转换。温庭筠在创作艳情诗时就有意专注于华美意象的客观描写和人物细节的呈现，继而到了词的创作时，他有意解构“诗言志”的传统，让作者的个人主观情感隐退，取而代之的是词中人的情思。他还大量使用艳丽的色彩和精美的物象，以艳趋欲，这种媚欲性使其显得“俗劣”，也与士大夫经世致用的理念背道而驰。温词之所以俗，于其是配合宴席歌舞中即兴演唱的伶工之词有很大关系。至此，艳情作品不仅在文体上发生了变化，在创作场域上也实现了下移。从南朝宫体诗多为帝王和贵族描写深宫女子闺怨情怀，到晚唐花间词把目光转向秦楼楚馆中歌妓和深闺思妇的寂寞愁绪，民间文学的娱乐性更加突出。

温庭筠也奠定了文人词绮丽香艳、婉约柔媚的风格类型和美学风采。在题材方面，温词以表现女性为主，并多产生在青楼妓馆、茶坊酒肆之地，这都将词的创作引向了“艳科”范围。在艺术风格方面，温词的两个主要特征是纤艳和深婉：他擅长使用色彩秾丽的词语和精美华丽的意象，使女子的形象 and 情思都带有香艳的意味。他喜欢用冷静客观的态度，只作意象的铺排而没有直抒情感，深隐婉曲的手法更耐人寻思。

¹（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31页。

² 张惠言：《词选叙》，见《词选：附〈续词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温庭筠结晚唐之诗局，启五代之新声。他在诗学就衰、词学代兴之时起着枢纽的作用，有大量优秀诗作的同时，对词这一全新的领域不断开拓与创新，奠定了后来“诗庄词媚”的清晰分界，使词于诗之外，卓然特立，成为“别是一家”的文学体式。

但是，如果从小说家的角度来谈温庭筠，就远远不如诗词那么盛名。即使在《新唐书》、《旧唐书》、《唐才子传》等记述温庭筠生平事迹的典籍中，对其小说充其量不过转录一下书名而已。可见由于温庭筠诗词成就太高，再加上诸体兼善，反而使其小说的光芒被掩盖。

第三节 市井色彩浓厚影响接受度

晚唐是崇尚唯美主义的时代，文风亦是如此，温庭筠以其小说之质朴浅俗逆流而动，自然受到时人的轻视和非议。而且他自己并没有重视小说创作，写作时有单纯记异闻奇事的情况，并没有做太多的艺术加工，创作仍存在许多不足。不过，他曾在小说序言中明确指出小说的主旨即为“悦心”，这就昭示了小说的审美内涵。这部小说集的存在，使温庭筠在整个文学创作中增添了市井气息。

与诗词之华艳相比，小说之质朴成强烈反差，无论是文本的叙述还是书中人物的对话，都非常平淡，有的竟可以说是白描。如收录在《太平广记》“才名”中的《鲜于叔明》与《权长孺》，所记叙的内容比较特殊，都是写二人的独异嗜好。

《鲜于叔名》写剑南东川节度使鲜于叔明好吃臭虫“卷饼而吮，云其味实佳”。权长孺则“有嗜人爪僻”，“长孺视之，忻然有喜色，如获千金之惠。涎流于吻，连撮噉之。神色自得，合坐惊异。”在作者笔下，权长孺这一癖好被描写得惟妙惟肖。虽然都是以简短的词句，但用白描的手法，将二人之怪癖呈现于世，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这类故事，即使故事性不是很强，但就事情本身之猎奇性，也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可谓“语怪以悦宾”。不过，这也难免被人诟病，认为其小说思想性、艺术性太低，就如鲁迅所说的“简率无可观”了。

第四节 才德矛盾接受障碍

在文学史中，经常会面对一些人物，他们的人品与文品蕴含着二律悖反的现象。¹清代学者薛雪在《一瓢诗话》中言：“著作以人品为先，文章次之。”²以人品评文品，是古代强调文人道德品质的表现。因为文字所承载的就是思想，而思想体现了一个人的品质，只有做到品行端正，才能写出好的文章。

然而，有才无行，是史传塑造的温庭筠形象。《旧唐书》本传记载温庭筠“苦心砚席，尤长于诗赋。初至京师，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綯之徒，相与蒲饮，酣醉终日，由是累年不第。”³《新唐书》中大同小异，也说他“工为辞章，与李商隐皆有名，号‘温李’。然薄于行，无检幅。又多作侧艳辞曲，与贵胄裴、令狐綯等蒲饮狎昵。数举进士不中第。”⁴这两部正史一方面肯定温庭筠在诗赋上的天分和成就，另一方面则对他作“侧艳之词”大加批判，更认为其人品操行不足取——“士行尘杂”、“薄于行，无检幅”这样的批评不可谓不严厉。两唐书的评语为其后的各种文献评价温庭筠奠定了基调，即才华过人而人品有失，直接影响了后世对温庭筠的第一印象。李冰若就在《栩庄漫记》批评温庭筠：“飞卿为人，具详旧史，综观其诗词，亦不过一失意文人而已。宁有悲天悯人之怀抱？……以无行之飞卿，何足以仰企屈子。”而叶嘉莹先生在《温庭筠词概说》一书中也提到：“以作者而言，自飞卿之生平及为人考之，温氏似但为一潦倒失意、有才无行之文士耳，庸讵有所谓忠爱之思与夫家国之感者乎？……诚以情物交感之托喻作品言之，则飞卿无此性情、身世、修养、人格之涵育；……是以作者言，飞卿词为无寄托之作也。”

除了史书中对温庭筠多有批评，《太平广记》也有对其德行不检的记载：

温庭筠有词赋盛名，将从乡里举，游江淮间，子留后姚勔厚遗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钱帛，多为狹邪所费。勔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卒不中第。其姊赵颀之妻也，以庭筠下第，切齿于勔。一日，厅有客，温氏偶问客姓氏，左右以勔对。温氏遂出厅事，前执勔袖大哭。勔殊惊异，且持袖牢固，不可脱，不知所为。移

¹ 曲景毅：《唐代“大手笔”作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01页。

² （清）薛雪：《一瓢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续修四库全书》册一七一零，第10页。

³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〇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78页。

⁴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九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87页。

时，氏方曰：“我弟年少宴游，人之常情，奈何答之？迄今无有成遂，得不由汝致之？”复大哭，久之方得解。勔归愤诉，竟因此得疾而卒。¹

温庭筠将所得的资助用于狎邪，这显然触犯了儒家正统作风。文人士大夫欣赏官妓、家妓的歌舞，以之佐酒侑觞，并不损害大雅，反而被视为风雅闲情。但作为士人公然出入青楼，则超出了底线，为士人集团所鄙薄，认为其为人轻薄。

温庭筠虽然身负文才，却傲岸不羁、狎邪放荡，加上言行无所顾忌而得罪权贵，由此穷困不得志。从甘露事件的表露政治态度，历经丛游庄恪、罢举遁逃、沉浮于牛李党争、得罪令狐綯，到膳国子监得罪，再到贬方城流落而终。在黑暗时代，因为刚直敢言，得罪多方，受到残酷的政治迫害²。因为没有值得称道的仕宦经历，其文学地位明显高于他在政治上的影响，所以两唐书对温庭筠的生平记叙极为模糊、简略，影响了后世文学作品中对其形象的接受。

史传失载的事实，后人可以补足，如民国以来夏承焘、陈尚君等人多有建树，足以还原历史真相，为温庭筠的人品翻案，然而史书的权威性，让许多读者无条件信从所造成的接受障碍，实不易理清。作家的人格和作品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有时候会表现得比较一致，所以说“文如其人”。但是也不能把作品和人品机械地等同起来，作家的人格通过创作个性升华为审美意识与审美情趣，从而形成作品的风格和品格。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作用，作品和人品之间存在差异和错位是很常见的。不能单单因为史书中对温庭筠的批评，就否定了其在文学史上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第五节 文学史上的遮蔽现象

前文提到，温庭筠的小说在南宋时期仍受到关注，但却在后世被忽视，成为温庭筠研究的空白。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历史遮蔽现象？曲景毅指出，涉及历代某类作家群体的文学接受，许多作家都需要再次挖掘与审视，回归历史本真去考虑与批判，并重新给予他们公正的评价³。

首先，小说在文学史中一直都处于较低的地位，文学价值也被逐渐遮蔽。清

---

¹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088页。

² 郭娟玉：《温庭筠接受研究》，台北：万卷楼，2013年，第181页。

³ 曲景毅：《唐代“大手笔”作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99页。

代《四库全书》拒收剧曲及所有章回小说，纪昀评价《聊斋志异》“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这种观念的形成与前人对小说的定位有很大关系。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言：“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点明小说在整个士大夫的阶层中处于附庸、底层的地位。因为他们关注的都是生活中的小问题，而不是国家大政，关注的是家长里短，而非军国要务，因此被普遍视为“小道”、“末学”、“不入流者”。

虽然小说在唐代有了很大的发展，更实现了唐传奇的盛行，但科举制度让文人专注于诗赋、墨义、明经、策问等，小说更多被视为娱乐消遣的产物。小说到了晚唐时期，依旧没有摆脱“史官末事”、“小道可观”、“明道辅教”、“游心寓目”的观念，许多小说家在作品中念念不忘的，就是缀上一笔：诸如“知善不录，非《春秋》之义也，故作传以族美之”（李公桩《谢小娥传》）、“余尚太史言，而又好叙谊事”（沈亚之《冯燕传》）、“以警道途之傲者”（李复言《续玄录·辛公平上仙》）等等文字。极力强调小说与史书诗文相同的“载道”功用，反映出小说自卑于史书和诗文的情状和心态。在这样的文学观念下，文学史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人的小说创作，其文学声名则进一步被消解和遮蔽。尤其对一个从事多种体裁创作的文学家而言，文体的不平等观念势必会影响到对其作品的评价¹。

其实温庭筠词作的接受也经历了一个逐渐被认可的过程，以言情优长的词体，在言志的诗教传统中显得卑下。直到明末清初，清词出现复兴浪潮，地域词派兴起。其中，“常州词派”领袖张惠言提出比兴寄托说，他标举温庭筠词，以“感士不遇”说温词，后继者如周济、陈廷焯等人，也都提出新的诠释。对温庭筠接受而言，展现了完全不同与前代的新视野。而相对于诗词，小说由于研究的置后性，近几年才被部分学者看到，并逐渐认识和挖掘其小说的成就与价值。

---

¹ 马青芳：《从小说看温庭筠的人格结构》，《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结语

作为晚唐时期文学体裁掌握得最全面的文人，温庭筠的诗词及文赋早已被诸多学者深入考察，但其小说集《乾馱子》却鲜为人知。细读其中篇章，不难发现有多篇在主题思想、艺术特色等方面都实现突破，在志怪小说的发展中也是重要的一环。以往的文学史和研究并没有重视对温庭筠小说集的研究，本文认识到其文学价值，并置于志怪小说发展史中考察其文学史意义。

笔者综合整理了《乾馱子》的书志叙录概况，推论其成书时间在 853 年之后。由于小说在《太平广记》中的分类较杂，许多学者对《乾馱子》的定位模糊。笔者发现，虽然其中有不少篇目以人物命名，其实质仍属于志怪小说。大部分的篇目都具纪实性，符合一般笔记小说的特点，故笔者以为它是一部笔记体志怪小说集。

本文也对温庭筠小说的创作动机进行分析，通过对当时社会环境、小说内容以及温庭筠个人生平进行分析，推论出温庭筠应是基于对小说娱乐功能的重视、对市井生活的记录和对诸体兼善的追求而创作小说集。

接着本文比较温庭筠小说与其诗词文赋的异同，发现温庭筠在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展现多种面貌。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诗词之艳丽与小说之质朴大相径庭，但其市井文学的色彩一以贯之。温庭筠在小说中另辟蹊径，打破了以往对其纤艳秾丽的单一印象，通过简洁朴实的语言叙事，并抒发个人情感，反应社会现实，让看似娱乐性的小说寓意深远。

在与晚唐时期另一部志怪小说集《酉阳杂俎》比较时，笔者发现温庭筠在小说作品中对传统观念和叙事手法的突破，内容中体现的超前意识与打破常规的叙事结构，都证明《乾馱子》并非“仅录事略，简率无可观”。纵观志怪小说发展，晚唐小说集无论在情节描写、叙事艺术还是内容题材方面，都是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

最后本文探讨温庭筠小说被忽略的原因，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切入，其原书早佚，温庭筠的词体成就掩盖其他文体，都让《乾馱子》在传播过程中失去关注。史书中“有才无行”的形象，小说地位低造成文学遮蔽现象，对温庭筠小说的文学接受都形成一道道障碍。

本文仅以其中个别作品为例，来探讨温庭筠小说的特点和成就。虽旨在以小见大，但仍有许多未能顾及之处值得改进。

本文目的不仅限于研究温庭筠的小说，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借此肯定温庭筠对文学史所做的贡献。除了专注于某位杰出文人的特定文体，我们也不应忽略其他文类的作品在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参考文献

专书论著

-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 (清)薛雪:《一瓢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唐)柳宗元:《柳宗元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8页。
- (宋)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卷八,中华书局,1998年,第135页。
-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
-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上海书店,2001年,第352页。
- 赵崇祚辑、李一氓校:《花间集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 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 路大荒:《蒲松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
- 陈炳熙:《古典短篇小说艺术新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 叶嘉莹:《唐宋名家词赏析——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煜》,台北:大安出版社,1992年。
- 侯忠义:《唐代小说简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
- 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济南:齐鲁书社,1994年。
- 侯忠义:《隋唐五代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
- 苗壮:《笔记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
- 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
- 王恒展:《中国小说发展史概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 丁如明、李宗为:《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
- 程毅中：《唐代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年。
- 王兆鹏：《唐代科举考试诗赋用韵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 年。
- 程国赋：《隋唐五代小说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 石麟：《传奇小说通论》，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年。
- 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
- 李剑国：《唐宋传奇品读辞典》，新世界出版社，2007 年。
- （美）倪豪士：《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论集》，中华书局，2007 年。
- 邱昌员：《诗与唐代文言小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
- 刘学锴：《温庭筠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 年。
- 罗宁：《汉唐小说观念论稿》，成都：巴蜀书社，2009 年。
- 严杰：《唐五代笔记考论》，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
- 张红：《温庭筠词新释辑评》，北京：中国书店，2010 年。
- 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年。
- 鲁迅撰，郭豫适导读：《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 张巍：《杜诗及中晚唐诗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11 年。
- 艾治平：《花间词品读》，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 年。
- 宁稼雨：《六朝小说学术档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年。
- 郭娟玉：《温庭筠接受研究》，台北：万卷楼，2013 年。
- 曲景毅：《唐代“大手笔”作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

学位论文

- 郑佳琪：《温庭筠诗词关系之比较研究》，国立东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 年。
- 颜建真：《论〈酉阳杂俎〉对〈聊斋志异〉的影响》，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年。
- 颜建真：《论〈酉阳杂俎〉对〈聊斋志异〉的影响》，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年。
- 郝华：《〈聊斋志异〉与〈搜神记〉比较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

年。

刘流源：《温庭筠小说〈乾驤子〉注》，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方琳：《段成式的交游与创作》，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白霞：《〈酉阳杂俎〉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李玲：《温庭筠〈干驤子〉研究》，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期刊论文

陈尚君：《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期。

黄震云：《温庭筠籍贯及生卒年》，《徐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

王达津：《温庭筠生平若干问题》，《南开学报》，1982年第2期。

方介：《乾驤子考》，《书目季刊》，20卷2期，1986年9月。

刘尊民：《“能悦诸心，聊甘众口”——温庭筠小说初探》，《湖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01期。

杨义：《汉魏六朝志怪书的神秘主义思想》，《齐鲁学刊》，1991年第5期。

李景祥：《录异志人亦风流——浅谈温庭筠的小说》，《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04期。

王国良：《〈乾(月巽)子〉研究》，《唐代文学研究（第六辑）——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4年11月。

王淑梅：《七十年来温庭筠研究概述》，《文教资料》，1996年03期。

赵维江：《为商贾立传——读温庭筠的传奇小说〈窦乂〉》，《名作欣赏》，1998年02期。

马青芳：《从小说看温庭筠的人格结构》，《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黄福星：《被文学史遗忘的奇葩——温庭筠的传奇〈华州参军〉》，《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院学报》，2010年03期。

李博昊：《〈乾驤子〉创作动因考论——兼谈温庭筠小说创作的价值》，《名作欣赏》，2011年17期。

高蕾：《温庭筠〈乾驤子〉的第一人称叙事分析——以〈阎济美〉为考察中心》，

西安：《学理论》，2011 年 20 期。

张涛：《论古典文言志怪小说的传承及发展》，《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 3 月。

黄关蓉：《试论〈酉阳杂俎〉中的唐代商业》，《四川戏剧》，2015 年 09 期。

陈春梅：《温庭筠〈干骊子〉的文体分析》，《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 年 02 期。

陈春梅：《温庭筠〈干骊子〉的艺术分析》，《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5 年 10 期。

陈春梅：《温庭筠〈干骊子〉的文化分析》，《宁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 02 期。

洪媛、曲景毅：《温庭筠艳情诗词比较》，《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第 22 辑，2017 年。